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

第七十五之七

0163682
110124



163682

May 5.12.1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七十五

冬十月癸亥朔 御勤政殿受朝○輪對○命都承旨辛引孫議于政

府曰予所命議之事則互相論駁而各陳所蘊六曹所申之事則雷同

以啓而無有異論何也領議政黃喜等曰 上教允當然臣等豈以大

曹所申為輕忽而然哉但所申如有不合則更令磨勘盡合臣等之議然

後啓之故無異議耳○罷諸道鹽場官令其官守令兼掌○甲子受常參

○以閔義生為吏曹參判閔審言刑曹參判宋欣中樞院副使金乙辛

慶昌府尹○乙丑送紅綿布三百匹絲布二百匹于咸吉道蓋上國來

求海青故將以購賞也○咸吉道都節制使馳報曰九月二十六日兀

狄哈三千餘兵來圍慶源邑城判官李伯慶及護軍牛安德等分出來

攻斬首三級都鎮撫趙石岡領兵而到賊稍却石岡入城整軍而出追

至豆滿江相戰賊涉江日已暮我軍未得追乃還○丁卯親傳冬享香

祝○前此盲人池和等上言欲受爵祿 上憐之議于政府曰往歲盲

人等如此上言予議諸大臣欲授以內侍檢職使之受祿大臣議云內侍

之職以近侍為任若使盲人為之則名實相違予從其議不復舉用今

又上言辭意懇至夫風水之學占筮之法予所未信然久行于世風水

之徒今既叙用占筮之人不可獨廢而况陰陽科載於六典則不可以
 有疾而不叙若用此等人則以書雲禮賓之職而行司饗司直乎以檢
 校內侍而行司饗司直乎階級則當限何級擬議以啓領議政黃喜議
 高麗之季以盲人為資贍副使又以為康安殿侍衛護軍古有是例宜
 當受職然我朝既無檢校之職而但於內侍府有檢校之職則宜授內
 侍檢職而行司饗司直其級則限以正四品可也右議政盧閑以下皆
 如喜議而階級則限以三品可也從閑等議以池和為中訓檢校僉知
 內侍府事行司饗司直李信朝散檢同僉內侍府事行司饗副司直
 仍賜紗帽與帶○司諫院右正言李孟專啟曰以池和李信除授官爵
 臣等以謂昔唐太宗謂房玄齡曰樂工雜類假使術逾濟輩只可特賜
 錢帛以賞其能必不可超授官爵與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毋
 為衣冠之恥累今池和等雖授官爵何以任其事且以紗帽品帶行於
 朝路與朝士並立誠為未便乞罷其職只給月料以賞其功 上曰
 爾之所言誠是矣然盲人而受職非始於此自古有之且司饗之職工
 商賤隸皆得而受恐不必皆任其事今池和等允于國家卜筮婚姻
 等無不參焉豈無其功雖除司饗之職不害於義也○議政府錄戶曹

呈啓近奉教旨三代之法不過貢助徹三者而已漢唐以後率用貢法而增損其制即今朝廷亦行貢法我國山川險隘助徹之法既難得行唯貢法庶可行矣然自三韓以來代各異制或得或失於此三者皆無所據前朝之季田制大壞我太祖即位首正經界而定收稅之數損實之制太宗朝又立遣朝官審驗之法制度纖悉誠爲美法然奉行之吏能體實意而行之至當者蓋寡踏驗之際不能適中徒擾民間遂爲積弊予嘗慨念欲行貢法酌定數歲之中數永除踏驗之流弊訪諸大小臣僚以至庶民不願者少願行者多民之趨向亦可知矣然朝論紛紜姑寤不行者有年矣以今思之此法元是聖人之制夏后氏行之而治龍子雖曰莫不善於貢然先儒以爲禹之貢法錯出他等者不在常數周之貢法視年上下以出歛法其弊不至如龍子之言此乃後世諸侯用貢法之弊耳以此觀之則貢法之善否從可知矣惟爾戶曹稽前代無弊之法酌後來可以之道合行事目備細磨勘以聞臣等敬此參詳麗運之衰紀綱陵夷田制先壞惟我聖朝應天革命一正田制收稅之法每水田一結糴米三十斗旱田一結雜穀三十斗以爲定式厥後歲遣朝官視年豐歉隨損給損萬世之憂憲但奉行者不得其人又而生弊當秋成

審田之時例以鄉曲恒居之人定爲委官率皆猥瑣庸劣不識大體或無知瞻見妄度虛實或挾私任情增減多少且騶從供億皆出民間馳驅阡陌騷擾閭閻其爲田者賈持酒食累日迎候爭欲厚饋于請以冀從優無名之備迨幾於常賦之數不利於公私而爲積年之巨弊文籍浩繁官家多事亦此之由臣等遠稽古制近察時宜較數歲之中成一定之法今略放古者任土辨壤之制先定諸道之土品爲三等以慶尚全羅忠清三道爲上等以京畿江原黃海三道爲中等以咸吉平安二道爲下等又據素定田籍上中下三等仍分田品以各道與田品之等第定收租之數上等道上田每一結十八斗中田每一結十五斗下田每一結十三斗中等道上田每一結十五斗中田每一結十四斗下田每一結十二斗下等道上田每一結十四斗中田每一結十三斗下田每一結十斗濟州之田無分等第皆以十斗爲定如此則比古者什一之法與國初收稅之數蓋又大輕矣又其中全陳之田及一戶所耕皆全損者許作者陳告守令親審減其田租如此則有夏周錯出他等及視年以斂之遺意非若龍子所言之弊法也其元籍所載水田旱田後雖互相反耕改量之前勿許更審皆從元籍收租加耕之田亦使守令每歲

親審續錄田籍無故二年全陳者許入陳告折給如有陳損川反審驗
不實加耕之田不時續錄則當該守令糾之以法蓋此制一立則人皆
預知納租之數而自賦不煩一吏之出令費一紙之文而稅法行於萬
世雖當歉年或有稍重之議然豐年所收既輕則亦可以此而償彼且
向者搔擾之弊無名之費可以永絕則民之所利居多庶幾宜於今而
便於公私合於古者貢法之善以此定爲恒式一二年試驗從之○戊
辰御勤政殿受朝○輪對○前此鄭周生爲兵曹正郎司諫院署其告
身左司諫柳漢告于同僚曰周生其行不廉不可輕署同僚問其故不
荅至滿五旬將啓漢乃告曰周生爲都官佐郎時予之婢夫謀欲良其
所生贈段一匹緇二匹周生受之其不廉甚矣右司諫柳漢等以漢報
復私嫌且至五旬而不言劾之漢荅劾辭因辱之曰附姦斥僚圖免後
怨漢等亦不引嫌憲府啓曰允告身署經之法如有鞫咎者至三次洞
論然後不署例也今諫院乃至五次不知其故而不署有違於法且受
辱如此而不引嫌實率所司之意請鞫其罪從之○以年數命信今年大
少宴享及丁巳年正朝會禮宴○傳旨成吉道監司都節制使近來野
人屢掠邊境朝議以爲娑猪江人誘引忽刺温以肆其暴虐也以今觀

之非獨婆猪江人請兵而來彼忽刺温貪暴而爲也往者彼圍我獐項木柵我雖無迅掃之功彼所喪人馬亦多矣至乙卯正月二千七百餘人入寇閭延亦失利而還其報復之心豈然未已亦可知也豈獨婆猪江人請兵而然耶忽刺温之於會寧道路平易且近去九月三千餘人出其不意遠由險路來圍慶源城守將堅拒未幾解圍守將出兵斬首三級仍獲胡馬追奔至於豆滿江賊顛沛而涉其報復不逞之情曷其有極咸吉道沿邊四郡已有守備道內閭延慈城江界等處守禦亦固彼必乘虛突入義州等處掩其不備此固可疑令昌城以下義州等處申嚴守禦之備俾無後悔○己巳受常參視事○議政府啓天文禁漏風水學去官之法請依續典及膳錄所載天文則試才禁漏則以到宿去官其大文風水學先試出身本業十分精通然後許令兼試他藝畫數多者爲先叙用且以書雲觀參外分爲天文禁漏風水學通兒職天文生三十人通兒五風水學十人通兒一禁漏四十人通兒四然今自擊之法已立禁漏之人功力尤輕請減禁漏通兒一移給風水學從之○議政府據吏曹呈啓鑄字所專掌印冊其任匪輕今使承政院啓聞差定而又數通代因此不肯用心以致錯誤乞自今依他口傳衙門例稱提

舉別坐令提調褒貶滿期叙用仍定二人爲久任滿三十朔迺差
從之○庚午受常祭○和義君璿親迎監察朴仲孫之女○知成均館
事許稠等上言曰竊觀三代教人之法家有塾黨有庠此乃初學之士
教蒙之所也吾東方在高麗閑良儒士私置書齋教誨童蒙者有之是
亦家塾黨庠之遺法也忠烈王朝有康慶龍首家居教授其弟子十人
並登成均試益陽侯以聞王嘉其誨人不倦勅吏載穀賜其家以褒之
及我盛朝益修文教內建國學外設鄉校學校之廣如此唯家塾黨庠
之法未之行也故儒士私置書齋教誨生徒者啓聞賞之之法載諸續
典今儒生劉思德以其家爲書齋聚童蒙數十輩教誨不倦又慶尚道
龍宮人前監務朴好生私置書齋教誨童蒙者蓋亦十餘年矣乞依六
典特行褒賞以旌其勤則內自國都外及州閭有所觀感而興起矣上
令禮曹覈實叙用以勵後人○司憲府啓今使右議政盧閑爲義禁府
都提調臣等竊謂首相論道經邦之任也乃今親決刑獄似非其任
上曰古者有大事則國君亦親鞠之然爾等之所言亦善矣予當從之
遂命吏曹改之○議政府據兵曹呈啓別侍衛不能射御者頗多必是
試才之時冒名代射之故每年更試其騎步射不能者罷黜以爲恒式

內禁衛亦依上項試之罷其不能者

從之○辛未

上御後園觀射

宗親宰樞並令騎射賜中樞院副使洪約全義君李統弓矢以其能中

也○司憲府啓令劾問諫負辭多不同須總問一處然後可以歸一然

諫負不可以一事遽收職牒而勾問也乃下義禁府○壬申受常叅○

議政府啓今因饑饉流移之民棄其小兒而去里人亦不護養無所依

付餓莩者有之自今令所在里正奔告守令投有恒產慈祥者護養官

給衣糧俾免凍餒 從之○癸酉御勤政殿受朝○輪對○富平府使

宋箕知陝川郡事金之純求禮縣監下 吾等辭引見曰今年各道全失

農業民生可哀而明年之事亦可慮也昔因壬寅之災民皆久食不能

務農力穡以致兩年之荒今年之事亦猶是也飢民之在境內者固當

賑恤自他道入境則不能賑給此則可畏也且天道未可定人事猶可

必牲敬乃職以盡救民之術以副予意○刑曹啓崔松鶴崔雲卿等誘

引貧窮良人及公私賤口稱奴婢而賣之隨即招還仍又賣之見賣者

甘心分用其價不知陷於術中良人則及至於子孫永爲賤口尤可憐

也請刷松鶴等所賣奴婢公私賤口則各還官主良人則放還爲良竄

松鶴雲卿等于咸吉道極邊

從之○甲戌受常叅○咸吉道都節制

使金宗瑞啓先是兀狄哈來圍慶源城節制使宋希美分兵夾攻斬首
三級且臣令都鎮撫趙石岡領軍往救追至豆滿江賊人三十餘名未
及渡江我軍乘勝督戰彼賊顛沛而涉相對而戰又有賊一人中箭而
死斬首以來乃至日及勢難渡江全師以還前後斬首四級奪馬五匹
及弓鞍等物我國人中箭而死者八名被擄八名 上命議政府曰今
此野人舉三千之衆侵掠慶源此天不助而然歟不意爲變之至於斯
也今此野人之事專委於卿等宜各善圖俾無後悔僉曰宜遣敬差官
推覈然後可議其事 上即命判軍資監事趙遂良往推○乙亥受常

參視事○議政府啓今下三道大饑民生可慮今道教差官巡行檢察
如有飢民浮腫者所在守令三品以上啓聞科罪四品以下依律直結
從之○刑曹啓竹山囚厲貴奉歐殺其妻律該絞天安日僧竹照殺人
律該斬從之○傳旨咸吉道都節制使近聞孔城人安末巾潛寓野人
家見獲夫沿邊四郡之民雖與野人雜處自有內外彼我之別故本國
人之逃匿野人家者固當依律施行若野人之招諭者不並懲之則其
漸可慮雖不得繩之以律或懲贖或未減或徵役價以懲之可也但邊
事難以遙度卿與李澄玉宋希美擬議以啓○丙子 親傳望祭香祝

○咸吉道都觀察使鄭欽之上箋謝賜衣酒○前中樞院副使韓有紋卒致吊致賻○刑曹啓濟州人姜石三犯竊盜律該絞從之○丁丑受常參○罷左司諫柳漢右司諫柳澁知司諫黃得粹正言李孟專職贖漢杖八十○議政府據刑曹呈啓今立竊盜盜筋之法已重於笞杖之刑斷筋笞杖不宜並施但刺字則計其竊盜之數以憑後日之考除笞杖只行斷筋刺字從之○戊寅徙平安南道各官鄉吏十五戶於閭延十戶於慈城○司憲府啓高麗之季以署經告身私相報復陷誤忠良士風不美今柳漢以私嫌不署鄭周生告身報復私怨在常負固不可也况臺諫乎但贖其罪而不收職牒則恐報復之風因此而起願收職牒以懲其後不允○傳旨咸吉道監司都節制使今政府大臣獻議云龍城乃新設四邑安衝之地也移置鏡城於此縣以為都節制使本營以鎮四達之要衝甚合事宜且此地昔日人居稠密禾稼豐登自新設四邑之後人民皆徙沃壤反為草莽彼人來見都節制使者道經茲邑不宜虛踈况今鏡城城子低微營廳官舍卑陋狹隘今宜改營然工役煩重且有水災莫若移都節制使本營於龍城以為鏡城府也然則隨營軍士人吏奴婢自然徙居人物將盛且今移徙各道軍人并今散住龍

城之野則人物阜盛可指日而待也然邊圉之事難以逆度商確以啓○
上議于政府曰予少也血氣方強慮事周密謀猷或得其宜近來氣衰
意料差誤動輒不吉今咸吉道慶源人民被殺被據予甚愧焉曩者咸
吉道疆域或言當限龍城鏡城或言當限鐵嶺議論紛紜予以祖
宗已定之域不可輕棄且縮其疆域而賊隨來侵則徒爲無益不如固
守舊域而已且高麗之季咸吉疆域或限於龍城或限於鏡城而彼賊
益肆其虐此已然之迹也國之大事無不議諸大臣然古人云悠悠萬
事唯此爲大邊警之謂也卿等宜當致慮且新設四郡旣移龍城人戶
以實之又將徙慶尚道一百四十戶忠清全羅道各一百二十戶江原
道五十二戶以實龍城今江原監司啓道內凶歉各官待豐年徙之爲
便予意以謂成大事者不計小弊况當北方邊警未息之時若待豐年
則必致緩弛而變生於不虞矣且江原咸吉壤地相連移徙最易故江
原道則依數徙之予已定矣忠清全羅慶尚三道全失農業亦當依數
徙之乎減半徙之乎當從大臣之議僉曰今雖全數徙之亦可而遷徙
之民皆仰還上則咸吉道所儲穀粟未知多少姑減半徙之待豐年畢
徙爲便從之○已卯受常參視事○庚辰咸吉道監司啓前此我民被

虜致死者各八名已曾啓達今更推之又有被虜三名致死二名○以趙瑞康爲司諫院左司諫金文起左獻納閔孝悅右獻納李宗儉右正言○召大司憲李叔時命曰柳漢乃延昌君公主之侍養也曩因罪責不叙久矣不數年間拜司諫汝等無乃以予爲私漢而不收職牒乎宗親之有罪者尚不減等豈於漢而私之乎若窮鞫周生之受贈雖罪漢杖一百亦可也周生雖元不受贈旣已經赦姑置不推則獨深罪漢無乃不可乎漢以自己之事公然議之是不當爲而爲之也其罪不過不應爲事理重卿意何如叔時對曰以杖八十論罪臣等之素志也但漢挾私報復殊無臺諫之意故欲收其職牒以戒後人耳○壬午傳旨各道監司聞其道饑饉迫切人民流移不暇收恤其子孫或棄道路或繫樹木逃散四方者間或有之予甚慮焉卿等體予至意盡心救恤毋令飢死且今年則已矣明年之事宜可及也來春農作之時種子口食須預爲措辦不使之絕○全羅道潭陽等三十官地震雷雨雹○刑曹啓洪州囚金德萬等易其叱達毛知里等強盜律該斬從之○癸未輪對○甲申受常參○乙酉大雷電○宗簿寺啓元尹煥生初以海州溫井沐浴矇矓啓達於恭靖大王忌辰乃往有妓春川詐稱悞平君累日留

宿放鷹遊獵請罪之命收福生職牒竄于外方福生順平君群生之弟也○傳旨下三道監司大抵頗民無賴之徒寇賊姦究奪攘矯虔在平時尚然况凶年饑歲飢寒迫切尤為恣行古今通患也今年道內凶歉入物流移屢聞盜賊興行或攘竊於村閭或攻劫於逆旅者頗多即今冬初已致紛紛若至明年其勢必盛誠為可慮若果如此則卿豈不盡心區處以圖所以消弭之道乎今雖不可以別立條教以施重典然弭盜之方宜加致慮其盜賊興行之多少與今治盜之方弭盜之術備細商榷以啓○丙戌司憲府啓元尹福生托以沐浴橫行他處又於國忌放鷹遊樂非惟誣罔天聰乃得罪於祖宗宜置於法而只令竄外似不合於其罪 上曰所言亦善矣然其忌辰放鷹之事未著耳若已著則予當以法治之矣○丁亥受常參視事○司諫院上疏曰臣等竊謂忠為人臣之大節孝為人子之要道苟違於二者則干犯名義之大不得施其八議之律矣臣等竊聞近者元尹福生托以沐浴治病上言請假而不適溫泉遊畋于他處不可謂之忠也遊畋耽樂正值 恭靖大王諱辰不可謂之孝也其誣罔天聰狂悖無忌之罪誠不可赦也固當命下攸司明正其罪而只收職牒放黜于外非所以訓後世存大

防也伏望 殿下割恩斷義按律科罪以戒後來不允○慶尚道山陰等官地震○戊子御勤政殿受朝○上御思政殿召都承旨辛引孫同副承旨權採令就御榻前屏左右曰比年以來事多不諧心實無聊近又有一異事言之亦可羞恥我 祖宗以來家法克正比及予身亦賴中宮之助中宮極柔嘉無妬忌之意 太宗每稱有樛木逮下之德以故家道雍穆以至於今歲丁未世子年十四有司以繼嗣之重早立配匹故故選世族金氏爲嬪金氏實愚癡不慧以致己酉之事故廢之更選奉氏不意世子自親迎以後琴瑟不諧者有年予與中宮常加誨諭然後雖稍存接對之形然在席之上雖父母豈能盡得之於子乎因念世子國之儲副繼體之道莫大乎胤嗣而室家如此又當幼年亦不可以多置妾媵愛念者以試以此意議諸許稠稠曰此非細事豈可以小嫌而昧於大體乎當妙選名德備位宮掖圖廣繼嗣不可緩也因此選入三承徽奉氏性甚忌妬當初以不甚見愛以懷怨惡及權承徽有娠奉氏尤憤恨常謂宮人曰權承徽有子吾輩當并退矣有時哭泣聲聞宮中予與中宮召而諭之曰汝甚愚昧汝爲世子之嬪而無子承徽幸有子常情所喜而反有怨心不亦異乎奉氏略無悔色先是世子乳媪常管

宮內之事乳媪死中宮又擇遣老婢代之婢素諄謹寡言者言嬪潛取世子衣服靴帶等物送父家又取裏衣衾裙等改爲女服以送於母子以其爲親故勿咎但責褻衣裳不可以爲親之衣服而已後又常教世子曰雖有諸承徽然豈如正嫡有子之尤貴乎正嫡不可踈外自是世子稍加優禮其後奉氏自言有娠氣宮中皆喜慮有驚恐徙入中宮靜處者月餘一日奉氏又自言蒼胎云有硬物成形而出今在衣衾中使老宮婢往視之衣衾中無所見則其言懷孕妄也又曩歲世子移處宗學之時奉氏往侍女溷廁從壁隙窺向外人又常使宮婢唱悅男之歌又嘗手作宦寺護際囊儲等物緣此世子生辰例獻之物無暇預造潛取徃歲生辰已進舊物冒爲新備以給進又宮中供用物膳詐除其贏餘送於母家世子以爲不可以已之餘膳遺親禁之其後密戒宦寺慎勿稟於世子而送之當其父喪私送人於堂姑夫宋頌使掌路祭後宋頌書行祭族親姓名私謁於奉氏奉氏即遺護膝以謝之皆不關白於世子若此不穩之事頗多予皆以婦人不識大體故置之近聞奉氏愛一宮婢召雙者常不離左右宮人或相言嬪與召雙常同寢處一日召雙洒掃宮內世子忽向汝信詢嬪同寢乎召雙愕然對曰然其後頗聞奉氏

酷愛及雙暫離左右則恨恚曰我雖甚愛汝汝則不甚愛我召雙亦常謂
人曰嬪之愛我頗異於常我甚惶恐召雙又與權承徽私婢端之相好
或與同寢奉氏以私婢石加伊常隨其後使不得與端之同遊先是奉
氏晨興常使侍婢斂衾枕自與召雙寢處以後不復使侍婢而自斂之
又潛使其婢滌濯其衾此事頗喧於宮中故予與中宮召召雙而問其
狀召雙言去歲冬至嬪夜召我入內他婢皆在戶外要我同宿我辭之
嬪強之不得已半脫衣入屏裏嬪盡奪餘衣強使入卧相戲有如男子
交合狀予常聞侍女從婢等私相交好與同寢處甚惡之宮中嚴立禁
令有犯者司察之女即啓決杖七十猶不能禁止則或加杖一百然後
其風稍息予之惡有此風殆天誘其衷而然也豈圖世子之嬪亦慕此
風蕩泆如此乃召嬪而問之荅曰召雙與端之常時愛好不獨夜同寢
宿晝亦交頸舐舌此乃彼之所爲我則初無同宿之事然諸證甚明豈
能終諱且彼人交頸舐舌之事亦豈嬪之所宜知乎常見其事而歆羨
則其勢必效而爲之益無疑矣其餘使侍婢唱歌及窺壁隙等事悉皆
自服然餘事皆輕若非召雙之事則雖置之可也及聞召雙之事然後
予意斷然欲廢夫冢婦之職所係匪輕有此失德其何以承宗祀而母

僅於一國乎然廢立之際歷代所重昔光武玄宗皆黜其妻不免後世
之議况今再行廢黜尤駭國人觀聽予甚慮之罔知所處昨日使安平
臨瀛兩大君召領議政黃喜右議政盧閑贊成申槩而議之皆曰當廢
予亦反覆思之孔子子思皆黜其妻古人亦有叱狗於親前而黜之誠
以所重者在焉故也斷以大義不得不然卿等詳知首末作教旨草以
進昔金氏之廢予方年少氣銳謂廢立重事不可曖昧故詳載其事於
教書今則不必然也奉氏與宮婢同宿之事極醜不可載於教旨姑以
性妬無子又唱歌等四五事數之與三大臣同議速製教旨以進引
孫興採宣上旨于黃喜盧閑申槩同草教旨以進即令人直同知中樞
金孟誠爲行香使以廢嬪告于宗廟廢黜奉氏爲庶人還于私第其教
曰儲副一國之本配匹三綱之重造端正始之道不可不慎也歲在己
酉以奉氏名家之後爲世子嬪不意後來閨壺怨儀事非一二姑舉其
大槩言之性多忌妬無繼嗣之重且使宮婢恒唱悅男之歌又世子移
處宗學之時潛徃侍女溷廁窺伺壁隙觀望外人手造官寺囊儲護膝
緣此世子生辰例獻之物無暇預造潛取徃歲生辰舊物冒爲新備以
給進又宮中供用物膳不稟世子之命密戒宦寺送于母家凡此數事

皆非曖昧予親問事由悉皆自服予惟夫婦之道風化之源廢立之際
歷代所重矧今世子之嬪再行廢黜尤駭觀聽第以冢婦之職所係匪
輕有此失德安可以作配儲副承 宗廟之祀以母儀於一國乎茲不
獲已議諸大臣告于 宗廟收其冊印廢爲庶人惟爾政府體予至懷
曉諭中外○己丑傳旨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卿上言會寧新築石城令
李澄玉守之分其兵二百授金允壽仍守舊壁城自相爲援則賊不敢
輕圍一城若圍兩城則衆分力弱何能虜掠慶源鍾城邑城相望要害
之地亦築壁城量宜分兵擇軍士有武略者以守亦自爲援何如予令
大臣議之僉曰會寧府雖新築石城倉庫猶在舊壁城且舊城時猶堅
完故授金允壽以守耳非永遠之計也今又欲於慶源鍾城築小堡分
軍守禦兩邑兵額本少若分守小堡則兵力不敷防守實難仰其知之
○庚寅差通事司譯院注簿李興德管押被擄逃來陳良等七名解送
遼東都司○辛卯親傳朔祭香祝○十一月壬辰朔御動政殿受朝○
輪對○上曰予之初封世子也不用讓寧世子時印而改鑄比予即位
封今世子時李原以爲仍傳便朴書以爲改鑄便蓋書之意以爲後世
或有廢置之時不可以仍傳則亦不可得爲通例故耳然竟以仍傳之

爲定今廢嬪印文無羨號與姓氏而但以王世子嬪之印六字爲文則後有新嬪仍傳此印亦通印文既可通行則不必嫌於廢嬪之印而仍傳乎別爲新嬪而改鑄乎議政府議云不可仍舊宜令新鑄從之刑曹啓安邊囚徐亡吐射殺人律該斬從之○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宗瑞承傳旨條上邊事一松江置邑則寇賊不易入侵何者冬則堅壁清野以待之賊雖多何慮夏則江水漲滿豈能飛渡乎雖得淺處而入我兵迫之則還路甚難又曰太祖之時慶源之民不過四百戶數十年之後乃有韓興富之事今之布置必無可慮又曰嫌真兀狄哈其種本不多去我國道路不遠豈不聞婆猪江之事必不久款服矣骨香翰采里兀良哈之徒無足論又曰野人之俗乘間標竊則有之矣大舉攻城未之聞也又曰境內居住野人多矣如有大賊則豈無先告之者此予之所以斷然行之者也臣謂松江置邑果如議者之議自五月二十日以後八月二十日以前雖是農民布野之時然彼賊來路非獨豆滿江間有大江大川小有兩則不能涉賊不敢成群來侵故我民可以農作自二月至四月十日以前賊馬疲瘦不敢爲寇四月十日以後五月二十日以前八月二十日以後十一月十日以前整兵固守則可以制禦今

賊雖大舉圍城不能久攻且不深入反自摧鋒而去數十騎未畢渡而我軍迫之賊徒狼狽而還但恨邊將失機未及半渡而擊之未盡入保而被虜此則失在帥臣非沿江置邑之失也况 祖宗之疆域後舊人民安業城寨已具士卒効力豈可遽以小失有動 聖慮但願 聖心益堅耳一冬則清野以待之可謂無憂矣如有賊徒數千為群分道入寇圍其邑城使不得出別出其衆深入小寨虜掠人馬將何以禦之小寨可除者除之不可除者須築以石深濬隍池多備火砲量置守軍則雖十倍之賊庶可禦矣此條誠如 聖慮臣見李澄玉宋希美議之二將之意亦同今賊圍邑城使不得出兵分其衆掠城底民家虜其守家入十餘口而去其計已驗誠不可不慮也於會寧新築石城令澄玉率衆以守分其衆二百授金允壽仍守舊壁城自相為援則不敢輕圍一城若分衆圍兩城則其衆分其力弱又何能分其衆虜掠乎慶源鍾城邑城相望要害處亦設城小而高堅童宜分兵擇授軍士之有武略者以守亦自為援要害小堡唯會寧府茂山豐山元山長川鍾城郡林川長安者未下慶源府乾元咸亨撫夷禮明而已今可革長川合為元山者未下退築者未下嶺乾元亦退築於羅丹月下嶺其餘皆不可除

上項撫夷茂山羅丹月下三處緊要無比擇武臣之堪爲千戶者差遣以實防禦其深濬墮池多備火炮一依內教夏則限以長江可以無憂矣一以今日之事觀之賊衆我寡堅壁不敢動見賊兵無制出而擊之且救援之兵多張旗幟賊徒始退我乃追及而摧折皆可謂幸不可謂常也且二十四日已得賊情故預爲之備亦云幸矣假使農民布散之時有如此事賊兵不失次援兵不及到賊情不預知則將何以禦之水淺可涉處或設直城或塹坑坎凡所施爲無乃有遺策乎臣以謂邑城及要害木寨亦置武臣大小相維及其農月人民布野之時又分兵各守要害則可以及期防患矣其水淺可涉處或設直城或塹坑坎便否不可預料姑於一二處略設試驗續議以聞一今之布置必無可慮比言似矣予以薄德僅守先業二十年于今政治日衰災異屢見人民失所允不如意之事十常七八安敢以祖宗之事比擬乎臣以爲方今治民禦敵悉無遺策猶以爲未足聖心軫慮誠轉災爲福變危爲安之基也臣才非禦侮智乏應變不足以仰答聖慮皇恐待罪一大舉攻城未之前聞此言是矣然以今觀之竟何如臣謂賊黨數千圍一孤城反摧其鋒汲汲遁去雖復大舉以逸待勞以甲待無甲臣不足爲慮

一濂真之事則似矣忽刺溫則衆慮所未及臣詰兀良哈之往來嫌真者皆曰慶源之賊實嫌真非忽刺溫允祭亦言諸姓嫌真皆有怨於忽刺溫自來不同謀但被逐賊人願謂官軍曰我乃忽刺溫且收拾賊矢中有一二枚偶似忽刺溫之矢以此便爲忽刺溫臣不爲信一小堡役傍近之民徐徐爲之何如臣請姑仍舊修葺甃水後開墮坎益兵以守俟邑城皆以石畢築後小堡亦令近民漸次輸石以築一前日鄭招曰二千二百戶恐不足趙遂良亦言之此言何如天道不順人民飢饉徙民之事口不忍言臣謂鄭招遂良之言或然矣然時事蹉跎誠如上意徙民之事臣亦不敢固請當從臣與鄭欽之所啓其逃亡人物盡刷還本斯亦可矣一龍城等處土地陳荒亦以爲慮多聚其民定爲正軍主將率以守城聞難赴援臣謂龍城實是要地棄而不守土地荒廢皆足爲慮臣於往年上言計未得行今又思之遙議鄭欽之報未時至姑以淺見別寫以進一甲山無大江無阻隘守軍不多亦以爲慮臣謂甲山介在大山長谷之間大江經其中我國險隘無過於此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地若閭延固守則不足爲慮况今防禦已實乎一前此野人有告聲息者不論虛實並皆賞給此常例也若其事有効者特重賞

之何如若曰告者必多不可盡賞則賞其最先告者何如臣謂當依
聖筭重賞告變而實者告者若衆賞其最先告者以開告者之路歟欽
之亦條列以上曰臣受命北來行至慶源孔城過所謂韓興富郭承祐
等所居木柵故墟有如兒戲城堡既不嚴設守將多不得人智不能應
變威不能振敵撫循失宜以致怨恨見我邊鄙兵單勢弱易生姦心遂
至攻劫守將敗沒為國家羞此人所目覩之事也今沿江置邑冬則堅
壁清野夏則江水漲滿所費無少增加而兵卒皆便習長有守備不同
客軍布置之勢深合事宜雖有智者恐無他策骨者幹采里兀良哈之
徒雖雜處近境其勢不敢大舉為寇唯忽刺溫嫌真之屬冰合水淺之
時乘間標竊則有之矣安能越邑城深入小寨曠日圍之乎雖或圍之
多備火砲弓矢礮石量置守軍以時修寨以逸待勞雖十倍之賊庶可
禦之且雖當無事之時遠斥幟謹烽火如敵將至則賊衆之來庶可預
知來則捍禦去則不追如其可制逐便控制實禦敵之長策也水淺可
涉之處坑坎雖至百尺夏潦隨即填沙恐無益也豆滿江水淺可涉
之處其數有限若於上下皆深唯一道可涉之處運以大石築堤高可
八九尺使首尾接於深處賊卒皆騎兵雖能渡水安能飛渡其堤乎上

下皆深安能公沂而上堤乎雖或裸身步涉緣堤而上安能渡其馬乎必壞其堤而後能渡其馬矣安能造次而壞其堤乎儻或壞其堤我已知之矣賊之所恃而戰者馬也安能棄馬而來寇乎恐是廟筭之遺策然地形有同事勢有難易如此之事不可遷度令守將於最近一處試驗然後更議啓聞何如事目有曰今之布置必無可疑此言似矣予以薄德僅守先業二十年于今政治日衰災異屢見人民失所凡不如意之事十常八九安敢以祖宗之事比擬乎臣竊謂水旱之災堯湯且未免豈皆人事所感而致然歟臣猥以庸愚謬當重寄思効萬一知識淺短不能設策至使賊徒深入殺掠人民以貽宵旰之憂臣之罪責萬死猶輕是以當食不食當寢不寐以俟鈇鉞之誅豈政治有所衰也今慶源之賊雖千數爲群圍城數重火炮一發應時退散不敢近城豈能攻城乎所可畏者春夏耕耘之時秋冬收穫之際儻或未及入保或入保而潛隱出城猝遇賊變爲其標掠也近日慶源之事是已是則守將奉行之未至非國家布置有所失也小堡姑因舊繕治使之高堅待畢築慶源鍾城石城民力稍蘇然後役傍近之民聚石築之功可就矣又於防禦緊要會寧茂山鍾城者未下慶源乾元等小堡擇有才幹者

差遣千戶如平安道例何如今賊之變雖不能明言某賊某日來寇然
兀良哈千戶也大及唐人斜吾士之徒乃來告之其中鼠竊狗寇或未
之知大黨之賊未有不先知者也新設四邑雖云二千二百戶其實四
千餘戶也以之戰則誠少矣以之守則有餘矣甲寅年新設四邑各官
人民入居之後去乙卯年以鏡城吉州人民稀踈軍額減少議徙入南
道各官山谷居民五百戶人心浮動大半逃散議寢然後稍稍還業臣
恐徙入之議復起則人心復搖矣此道本興王之基當使之阜盛不可
使之搔擾欲其阜盛而再使之遷徙不可也慶尚全羅忠清三道今年
雖曰凶歉比歲豐稔北道之民流亡移徙不可勝數依臣等前日上言
使之徙入日加訓練不出數年悉爲精兵龍城陳地可復悉墾主將營
本足以守禦聞難赴援軍勢稍強甲山以惠山口子爲藩籬惠山限以
大川冰合水淺之時可涉處多矣夏潦之時其水迅急又多巨石不可
猝濟又惠山古城其險可恃但築之已久不無低微甲山邑城畢築後
又令其道軍人改築之則不過二年可以畢功矣惠山以南至邑城山
路狹隘一夫當關之處甚多但甲山邑城之北有加麼洞乃賊之直路
甚可慮也其邑城來年春節可以畢築若高城深池謹備乍候可以無

憂矣野人有進告事變者不論虛實小小賞給此已行之事也其事有
 效者特重賞以開告者之路若多不可盡賞則賞最先告者深合事宜
 十姓兀狄哈本與國家無嫌恨與忽刺温不相通其虛實久當知之令
 議政府兵曹擬議以啓○癸巳視事○慶尚道監司朴葵病劇以吏曹
 叅判閔義生代之○忠清道監司鄭峯啓道內各官流移者率皆役苦
 之人而守令恐其飢餓不為之禁故已令禁其移徙盡心救飢其已曾
 逃往全羅道者則其道各官恐其致死於境內悉推還本當此冬寒遠
 途來往或致飢凍而死除船軍外他餘人等姑令保授救恤俟開春臨
 農並令刷還何如從之遂命並於他道移文知會○義禁府啓李興富
 劉成吉丁元萬金水生金山大元強盜律並該斬從之○甲午視事○
 全羅道玉果等三縣地震○乙未司諫院啓奉礪無他功勞但以純嬪
 之故位至二品今純嬪既廢宜追奪礪告身從之命收四品以上告身
 及妻恭人以上爵牒○丙申 上率世子以下文武群臣行冬至望闕
 禮以違和停本朝賀禮議政府進表裏鞍馬 東宮亦停賀禮○平安
 道監司啓今欲於閔延鎮依江界例接待野人有三不可彼人窟穴於
 閔延最近往來便易彼獸心之輩求見節制使者不過覘我虛實利我

餉賜而已若許接待則便其往來覘其虛實求其餉賜絡繹不絕覘其實則必生困我之謀貼其虛則益肆寇我之計矣其不可者一也接待所久必資緣請由此路以通朝聘及其請也禁而不聽則彼必謂疑忌反生嫌怨其不可者二也節制使名位不小接待之際餉賜宜隆如欲厚待以副其望則極邊之地尤所需用措辦為難如或薄待未厭所欲則必謂輕蔑反懷忿恨矣其不可者三也當慎固封疆申嚴誦令彼人雖或請見答云汝之朝聘告變道路已定於滿浦江界又於此地私相接待非我所擅以此答之而勿許接待則辭嚴而義正事簡而弊祛矣從之○丁酉以河演為議政府參贊尹璠吏曹參判金孝誠工曹參判趙瑞康司諫院左司諫曹石門司諫院右正言○戊戌召見辛引孫及權揆于思政殿教曰近日所廢世子嬪失德之事甚多予不欲拔舉而顯言之故前下教旨只舉數事誠不合母儀於一國但廢后黜妻自古所謹誠以人倫之本不可以輕易故也況今世子前廢金氏又廢奉氏是在予與世子不能身率正家所致恐國人之議以為不能反已徒務吹手求疵好行廢斥也然事有守經亦有從權不可拘泥故聖人作易亦曰巽以行權以一愚婦將為國家之母必不克終安可泥常而不行廢立乎大

抵中人以下可與爲善可與爲惡猶湯水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唯下愚不移雖聖人與居亦無如之何矣奉氏之愚雖勤教誨終無改悔之意前者略設大槩而未及餘事今且盡言之宜共知之初廢金氏而立奉氏也欲其知古訓而戒飭自今以後庶無此等之事使女師授烈女傳奉氏學之數日乃投冊於庭曰我豈學此而後生活乎遂不肯受業授烈女傳予之教也而敢如此無禮豈合子婦之道乎又意婦人不必學文字開干政之門故不復使教之又世子乳媪死使老宮婢名古未者代幹宮事奉氏每夜呼古未曰媪何不識吾之意乎蓋欲此媪呼世子而來也夫婦相愛雖其常情然婦人喪夫不夜哭無他避其嫌也而况每夜欲見豈合婦人之道乎又世子久移於外還入宮巡視庭宇近至嬪宮奉氏自戶望見曰彼何不入內而空步於外乎庶幾入此是亦可鄙也且性嗜酒常置酒於房中好以大器連飲泥醉或使侍婢負而行庭中或酒乏則私取於家而飲之又得好食物則藏於疫閣中自出器中而食之復自藏之此豈嬪之所宜爲乎又予與中宮常教世子當接待嬪宮世子數日往來其後又稀往奉氏作歌使宮婢唱之其大槩愛悅世子之辭也又父死之初不飲酒而畜之送於母家

世子知而禁之則使盡入於內曰此酒我之分裡既不得送之於家則當自飲之喪不過百日而飲酒如常且中宮待宮人甚有恩禮宮人有罪不自責罰必啓予而決之奉氏屢因妬忌自歐宮人或至幾死賢婦入固若此乎以鄉村之女入來宮禁當恭默自守儆戒無暇而乃偃蹇無禮若此世子常稱我寵愛則妬虐悍驚雖金刃亦且不擇若其得志則古之呂后亦不能過也其言殆非虛妄凡此數事前日未及說若等當知之又可傳說三大臣庶知予不獲已廢黜之意○已交視事○議于政府曰今司憲府啓求同監監郭珣上書所言貪婪剝民守令置而勿推則貽害生靈必矣請推劾痛懲然議者以爲珣職在守令上書言事既非其任且未知其言出於至誠無私若不得於監司總守令貪污之事以見監司黜陟之不明則情甚狡詐又守令有不協於已者而思欲陷害則是亦陰中而非美事也下有司治之則陷於術中而助成姦計恐開後日陰中之風當置而勿論是議何如僉曰宜從憲府之啓上令憲府劾之其所上言蚕桑公衙酣飲私室賄賂公行等語皆無實遂拔一百徒三年○兵曹啓慶尚道住甲士別侍衛內禁衛及侍衛牌以待丁在鄉者並皆抄錄倘有賊變率以應敵從之以對馬島連歲由

欵慮有竊發故也○兵曹啓咸吉道赴防火藥匠依平安道例六朔相
適從之○庚子雷○江原全羅道雷雨雹○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宗
瑞上言曰竊惟儒者皆謂待夷狄之道來則撫之去則不追不結怨不
生釁又謂和親爲貴得此計者安失此計者危臣亦居常每謂如斯而
已臣出守北鄙與胡虜雜處日擊耳聞察知其情胡人千態萬狀不可
以執一論也無恩無以悅其心無威無以畏其志恩過則驕威過則怨
然怨而致亂者畏威而或不敵動驕而爲患者輕蔑而益肆其毒恩威
固不可偏廢也虞之征苗後之伐鬼方周公膺戎狄漢討匈奴唐伐突
厥彼聖帝明王豈皆好武哉誠不獲已耳今慶源之賊率多愁濱江兀
狄哈近在我境食我魚鹽衣我布帛一朝忘我大德潛結童巾兀良哈
一二人無故入侵殺我人民虜我人畜造攻自彼釋此不伐彼以爲畏
怯將曰朝鮮可犯也人民可虜也後日肆毒有甚此日非獨此賊諸胡
窺伺效此而繼起則邊氓之禍將不可勝言臣願來秋八九月之交選
本道精兵四千募兀良哈斡朶里之結怨於兀狄哈者以爲鄉導分道
徃征則師直而壯何憂不克臣以不才旣受節鉞實踰涯分恒懼不
稱豈又希功慕爵敢請此舉天地神祇實所鑑臨上覽之御思政殿

召都承旨辛引孫曰此書辭語切至然近來災異屢見年歉民飢且北方民心未集不可輕舉又以爲雖舉四千之衆而討之功亦難必也去癸丑婆猪之討自其窟穴至于我疆絕無人民出其不意潛往而征之故亦是雪恥北方則自我疆至彼窟穴其間七八日之程雜種野人連絡而居若動衆則彼必先備隱伏山林功豈可必乎此事至重不敢輕議封緘此書而藏之以待可爲之時慎勿布露于外○辛丑司憲掌公崔虎生啓曰今推盜金字經者辭多連逮近者災變屢見其未見者置而勿推以省獄辭以謹天戒又星州務劇苟非其人難以治之今牧使鄭中守若戍禦邊境則可矣不宜御煩治劇乞須改差 上曰中守則吾將改差盜金字經者將與大臣議之時有臺貪於納金者給成保結而恐其敗露故虎生阿其意以是啓之殊無臺諫之意議者鄙之○壬寅 上率世子文武群臣行 聖節賀禮○輪對○興德縣人崔得龍妻一產三男賜米豆共七石○甲辰 上曰我國戶口不明因此致弊多端如今下三道賑濟之時難於計口民之生死眩然未知也至於兩界值賊入侵人民未盡入保遂被擄掠皆戶口不明之所致也戶籍我祖宗之所未能整也予不可以一朝而遽整也然弊今如此將若之

何右議政盧開對曰我國戶口因循不察習以為常雖欲整之實難為也大司憲李叔時刑曹判書沈道源等對曰東西北面人民入保實為難事雖焚家室而驅入猶有逸出者問延慈城人民稀少戶數易知然猶不能盡數入保○乙巳 親傳望祭香祝○司諫院上疏曰蒐獮教閱所以鍊士卒備不虞固不可廢然時有豐歉事有緩急審時度勢從權處事乃聖人之道也臣等伏聞 殿下謂京畿江原兩道歲不荒歉將行明年春講武已令中外預辦諸事臣等竊念今年旱荒近古以來未之聞也惟京畿江原道雖曰小豐然下三道及京畿十四官專失農業人民或賣持牛馬絡繹上來爭換米穀或扶携老幼寄托親故散入就食由是京都近處穀價日騰人尚艱食比及明春民之饑饉恐不下於失農各道矣今講武之行九勞民傷財之事雖一切禁斷務從簡約然大駕一出則內之大小侍衛之衆外之輸輓供億之民無慮數千萬人也若經數宿當費十日之畜若經十宿當費一月之畜則深恐財用匱竭怨咨將興而傷和召災矣且今當冬月雷電再發反常失時豈無其由正當戒懼修省而已伏望 殿下勿謂車徒簡約弊不及民而亟收是命側身修行以弭災變以答天意 上曰然予當審息之○議政府

據兵曹呈啓臨陣制敵無如火砲若不褒獎勸勵則無以使之興起使
習今火砲軍之赴防於閭延江界理山昌城碧潼義州等各官者其數
五百二十四人請以平壤士官隊副十寧邊士官隊副五爲迺兒職都
節制使考其赴防日數兼試其才依他士官例三年一次輪次差下從
之○丙午判中樞院事李順蒙上言曰國家分遣敬差抄其各道豪吏
移徙北方以實邊塞誠爲良法然泛以人吏之多少定數發遣則臣恐
安土立役者由是胥動矣臣妄謂鄉吏子孫謀避其役逃接他鄉因此
免役者比比有之使各官京在所及其官自占而許令充定則安土之
民庶無胥動之弊矣臣以本鄉之事觀之如此避役者頗多敢以管見
庸瀆高明不克○議政府啓慶尚人羅忠清等道凶歉尤甚其守令宜
加勸懲俾盡賑恤其不能救荒守令除收贖隨其罪狀輕重決罪還任
有成效者陞資勸勵且守令迺代則非徒迎送有弊新除守令民之貧
富未及周知賑恤實難其考滿守令待來丁巳年秋成迺差連三中守
令亦勿迺差通計後考叙用從之○丁未御勤政殿受朝○議于政府
曰古有四時之田以講武事以除民害此先王之定制而軍國之重事
惟我祖宗參酌古制定爲春秋講武之法載在經濟之典垂訓子孫

慮遠矣新進儒生擬以爲國君遊畋逸豫之舉每請停行大臣亦或有諱停者予以謂祖宗成法不可廢弛故不從其議而行之久矣曩歲嘗講武之期予病不得親行且大事亦不可廢故欲命將帥分領軍士以行大臣以謂不宜以兵柄授之將臣予以爲然遂寢之今年下三道與京城以南畿甸各官凶荒太甚近古未有故予甚恐懼姑停今秋講武而明春講武亦欲停之以休民力頃者兵曹請云不可以一年凶歉再廢大事明春不可不行也予以爲凶荒之歲益修武備以備非常古之道也故姑從其請而令備諸事務從簡約然國君一動供費不貲世子職在撫軍欲命世子代行如此則不廢重事而供費必減若民生甚艱財力不敷則雖世子亦且停行乎領議政黃喜等曰兵權不可授之世子且今年凶歉姑停講武爲便從之○戊申傳旨刑曹今犯罪者并其妻子移置平安咸吉道各官守令以爲罪人不肯護恤以致飢寒今後所過館驛供給護恤使不飢寒又使定處各官賜之土田存恤養育俾安生業○庚戌視事○傳旨刑曹囹圄之苦度日如年况今諸道凶歉民生艱難冬寒尤甚京外囚人拘繫在獄飢寒切身妻子養獄實難不無愁怨其犯重罪在獄者固當憐恤使不至飢寒若情理可憐

終置輕法者以受其苦尤爲憐憫姑從權典限來丁巳年麥熟保放推
決○辛亥議于政府曰李滿住頻年入寇詭言忽刺溫所爲遣使不絲
窺免已罪我亦佯若不知而厚待久矣領中樞院事崔潤德在平安道
謂滿住之使人曰入寇者滿住麾下非忽刺溫也今年夏禮曹責金納
奴童觀音奴曰入寇者非滿住麾下而誰歟彼必以爲我國灼知情僞
矣今使者十餘人將至于京其館穀之禮仍舊厚之乎將待之以薄示
其絕之之意乎予意以爲待之雖薄彼必無加憤之心接之雖厚彼亦
無誠附之情然彼曾居近境今雖背逆安知無後日更附之心乎如有
更附之心待之以薄恐未可也且彼不改前心罪惡貫盈則我不得已
爲討罪之舉矣今薄其使者使之懷疑貳之心成預備之謀無乃不可
乎若欲薄其使者則當留江界府給禮物之價以送之乎必使者親至
于京而後待之以薄乎借令使者幾至于京令還送于江界府以示未
信之心乎其亦不可乎領議政黃喜等議今彼人幾至于京還送江界
不可館穀之禮不厚不薄聽言觀變今後彼人到江界則節制使問
其出來情由如有不得已上送者送之其不應上送者開諭送還以示
踈斥以觀情僞何如贊成申槩等議彼人雖懷反覆旣已革面來朝館

穀之禮姑依前例以示包容之量以觀彼之情僞何如○忠清道監司
鄭峯啓前降 傳旨今聞道內凶歉諸郡之民棄其田宅資產流雅求
食散之四方或至捐老羸之親而不顧棄幼稚之兒而不恤未知實否
予甚悶之可於道內詳加訪問果有如此之人則其棄家移徙者幾人
遺棄老幼者幾人慎勿隱漏具數以啓且使所在之處盡心調恤悉令
安集毋致失所以副予仁恤之情敬此即令訪問其失父母小兒四而
移徙人則一千六十七名也乃命戶曹遺棄兒童令其官守令常加賑
恤其移徙人於止接處隨即移牒置簿開春則各還本處給食與種毋
使失業○壬子 御勤政殿受朝○輪對○癸丑禮曹判書許誠以病
辭職○議政府據兵曹呈啓乃而浦乃倭人往來聚會之處擇文才武
略兼備者差定稱爲右道都萬戶而其前右道都萬戶稱玉浦萬戶從
之○丙辰知金提郡事崔德之獻真珠一枚賜內廐馬一匹○議于政
府曰今因京城以南下三道凶歉爭持家產牛馬到市換米故市肆比
舊增冗緣此市井姦狡之徒或用不淮升斗或矯平准之器或雜以穀
或雜以沙多方欺罔少與而多取較其本價僅得十分之六七愚民苟
救目前之急不暇告訴益就困窮誠可憐悶而京市署雖職掌市令官

卑人少不能徧察安得懲姦而理寃乎自今憲府嚴加摘發痛繩以法
垂糾京市署勤慢何如僉曰如此立禁則鄉曲愚民未易換穀得食難
矣莫若憲司舉其大綱糾察而已從之○丁巳御勤政殿受朝○一岐
州九郎四郎等五人骨着兀狄哈指揮先主等四人來獻土宜○咸吉
道都節制使金宗瑞上書曰幹朶里童者音波言九察及兀良哈卜斤
看都兒泥等與忽刺温結好欲於明春虜掠朝鮮人民移居沙吾里等
處又幹朶里馬自和言我幹朶里等憚李節制使威嚴皆欲移居遠處
我老人等沮之曰天下無如我國之強往年移居達達等侵逼永樂
皇帝不能容使還此地舍此安歸幹朶里等亦皆改悟安業今曾寧節
制使李澄玉以者音波之言來告臣因謂曰九察姦謀非一朝一夕此賊
終必爲患我固知之恨不早除也前日加湯其之事亦凡察之謀也故
我欲因其事誅之沈道源鄭欽之等止之故不即誅之乃今深悔焉今
可速啓誅其酋長三四人仍撫恤其衆援立權豆三歲子爲酋長使有
統屬則大姦去而幹朶里兀良哈之類各安其心此策之善者也或盡
滅之無遺種以絕後日之患策之尤善者也失此事機則悔將何及其
言迫切不但已也臣以謂今新設四邑唯會寧築石城其餘皆未築且

和糈未足守禦未甚固軍卒未甚衆而西有忽刺溫北有嫌真皆已結怨彼皆乘隙而窺伺矣且如澄玉之計能執允察而誅之餘黨得無驚動乎何異刺人之父而殺之撫其子欲安寧有是理哉不唯其類兀良哈亦曰今日誅允察明日次及我矣相與搆禍則非徒更生一敵將結兀狄哈遠近同謀駕禍於我臣恐庚寅之禍復作矣大抵遠賊其來也遲其去也速又未知我之虛實故其防之或易近賊則我之山川險易道路迂直人民居處靡不究知乍侵乍去變動莫測故其禦之也亦難臣又思之者音波之言或出於僞未可知則不可盡信自和之言或出於真未可知則不可偏疑况凡察以復連巨兒帖哈之故自來具告又其糾還皆使人來告似不隱其情今無因遽誅亦以爲疑又如澄玉之計殄滅之無遺程則宜無後患矣幹朶里八百兀良哈數千之衆可一一盡誅之乎成敗未可知也臣恐我兵動日彼兵亦動邊民之禍不日而起矣臣又思之高麗臣尹瓘誘殺女真屢立奇功雖建九城尋復失之本朝臣耶承祐誘殺八指揮遂殲其妻孥以開庚寅之禍此亦可鑑矣假使者音波之言實則當其終徙之時固我城守整我兵衆使四鎮無虛隙之處臣亦率兵數千屯于鍾城與諸鎮相爲犄角徐觀其勢預定

我計及其遷徙標竊之迹乍見因而追討可也彼知我兵察我守固雖有異心莫敢動則此伐謀之一端也然澄玉北鄙宿將智勇過人慮事周密臣本書生不閑軍務作事迂拙伏望 上鑑裁擇 上曰宗瑞所啓備知野人反覆難信之狀矣凡察逆謀情迹已著則先事誅之以阻衆酋之謀此兵家之一竒也然斡朶里數百之衆可無遺盡殲乎若有遺種後日之讎靡有記極假使盡殲彼斡朶里等歸附我國與我邊民混處日久今無因遽誅則諸種野人皆謂我國殺害歸附不可信也孰肯有向化之心乎恐從此北鄙之禍連茹而起矣且凡察結黨忽刺溫已定作賊之期則雖討凡察盡殲斡朶里之衆焉能沮忽刺溫作賊之計乎若凡察忽刺溫素無結黨之謀則凡察雖保首領以居彼忽刺溫何必跋履險阻以侵突我之境乎去癸丑先事遣將以討李滿住以成克捷之功滿住則與斡朶里其勢不同滿住居婆猪江與我邊民相距隔遠而作賊之罪不可赦也孰肯忍也今此凡察以居邊城之底內雖獸心外已歸順一朝誅之似爲無名予亦以宗瑞固守之計爲是也雖然澄玉北鄙宿將凡察之謀果如者音波所告而忽刺溫結黨情迹昭著勢不可掩則先事誅之如澄玉之計疑亦以爲可也即回諭宗瑞曰

卿之所論合於機宜大抵徃來之言不可盡信亦不可不信堅壁固守
密伺彼人動靜稍有釁端則其應變之機依乙卯年曾降教書臨機區
處慎勿輕動○戊午傳旨會寧節制使李澄玉自古將師非徒威武之
爲尚必修文德以爲本非文無以附衆非武無以威敵吳起智通萬務
勇冠三軍爲魏守西河秦兵不敢東向與諸侯戰勝六十四關土四面
拓地千里可謂才士矣然專尚威武寡恩鮮仁所至怨謗隨之事魯事
衛皆不克以鄧訓爲護羌校尉務以恩信懷遠人湟中諸胡莫不感悅
而種落款附邊境安寧及卒吏士羌胡莫不號眺至於家家立祠班超
在西域三十一年招來降附五千餘戶東漢邊將無出其右及代而歸
告任尚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故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
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不得下情宜寬小過搃大綱而已尚以
爲起無奇策所言平平其後尚果敗如起所戒大抵人之性資緩急度
量大小難於必同寬裕有容者常得衆心威武嚴察者常犯衆怒得衆
心者常保於安全犯衆怒者常及於禍敗此理之常也卿之威武雖古
人無以過之威振比鄙虜皆襲服予甚嘉之然禦衆在乎恩威之不偏
恩威不偏則人知所愛既知所愛又知所畏如是則可以立功晉之羊

祐是已卿鑑古將之得失謂寡人之至懷不惟威武之專尚必加仁愛以服人永作北鄙之良將以副予心澄玉鎮會寧性資剛勇政令嚴峻若聞賊變即具鎧仗出城以待無不勝捷諸部野人甚畏憚之不敢犯誦曰有牙大猪野人懷怨者謀曰乘其醉可射殺之其左右曰雖醉不可犯矣上素愛重之恐及於禍故有是論及宋希夷罷以澄玉代之以朴好問爲會寧節制使蓋欲避其禍也○兵曹啓成吉道近境野人或誘邊民或招亡或虜掠隱匿役使者不可不懲請依本國之例徵其役價其轉賣深處野人者及役使身死者或價錢或人物隨宜徵之一成吉道野人與本國邊民雜處其以瘦弱牛馬及布物換彼人良馬者勿禁但今必告所在官方許買賣一成吉道新設四鎮正軍外餘丁頗多但軍器不敷江原道嶺西防禦不緊各官鐵冑一百部帛冑五百部紙甲四百部箭四萬九千枚片箭二萬枚及京畿各官掩心二百部軍器監片箭二萬枚箭一萬枚分運輸送一會寧府元山長川兩堡相距不遠合爲一堡一成吉道四鎮各處小堡因舊堅實繕治待畢築慶源鍾城石城民力稍蘇然後使傍近之民漸次聚石以築一成吉道四鎮逃亡人物累次移文刷還迄今不盡刷還防禦虛疎更令催督推刷入送

如有未盡推刷人則待來秋差遣朝官無遺刷還一惠山口子則甲山
藩籬古城雖險阻可恃築之已久而又低微甲山邑城畢築後使本郡
軍人改築邑城之北加麼洞乃賊之直路甚可慮也甲山城邑來春畢
築一允告野人事變者不論虛實已皆隨宜賞之其言有效者特別重
賞以開告者之路若告者多不可盡賞則賞最先告者一新設四鎮正
軍次正軍戶內壯勇餘丁雖與彼賊戰勝無論賞之典不肯盡力禦敵
今後餘丁立功者依正軍次正軍例論賞以開勸勵之門皆從之○平
安道監司啓自碧潼至義州濔猪江下流賊路要衝而不習火炮未便
乞於慈城江界并置火炮教習官一人理山碧潼并置一人昌城義州
並置一人訓習火炮從之○咸吉道都觀察使鄭欽之上言近奉傳旨
以爲大臣獻議云龍城四鎮要衝且土地平行沃饒實爲樂土移置鏡城
於龍城以爲都節制使本營甚合事宜且鏡城城子低小又有水災當
移龍城巨竊觀慶源在富居之時龍城實爲北道賊路要衝也今既置
四邑則鏡城龍城以至黃節伐石幕皆爲內地而鏡城之西四五里有
甫洞是東北賊人出來捷運賊若疾馳而來則不出二日可至城下矣
鏡城雖曰城子低小營廳官舍卑陋今當改營然據古有之堅城修已

成之官舍與移設龍城披荆棘創官舍築城堡其功役之難易大小不可同日而語也今年八月臣行至鏡城丈量其城周回二千九十五尺高十二尺其城雖小而既築之後未嘗一有頽圯又有山城與邑城相距二里倉庫皆在屹然對峙旗幟相望鼓角相聞扼賊入寇之衝而謂犄角之勢也雖曰有水災然其水漫流堤坊甚易未足爲城害况鏡城去吉州二百四十九里已爲遠矣若移龍城則相距三百餘里吏民受弊必多各道入居之人使之散居龍城則不必移營數年之後龍城之野自然阜盛矣四邑未設之前主將本營不移龍城經數十年之久以至今日今過龍城數日之程緣江置鎮龍城南北悉爲內地以區區之利一朝棄焉村堂堂之兩城遷人物已安之生業忽彼賊入寇之要衝欲興可已之大役此臣之所未解也且此道築城視他道其難不啻十倍以會寧一城觀之人民之勞苦牛馬之困弊不可勝言四邑雖設鍾城慶源猶未築城勞役之人猶未蘇息爲今之計當愛養民力務農畜穀待年豐稔慶源鍾城及期築城恐不可更議他役也○節制使金宗瑞上言往年上言請移鏡城於龍城以爲都節制使本營未蒙俞允因循至此臣來鎮北方于今

數歲反覆思之龍城既北方要衝之地且土地廣濶有便於軍馬出入又近新設四邑宜爲主將之營以鎮北方然力屈舉羸不可卒辦來春抄鏡城吉州軍人三千役二十日則可築壁城軍營官舍皆於農隙漸次營建其軍營館宇九百規模待來春則庶幾僅備若農事稍稔則須當先築石城於鏡城次鍾城次龍城此石城造築緩急之序也孔城則來春役其縣民庶可修築富居石城既置千戶以爲四邑沿海之民入保之所鏡城石城亦置千戶以爲龍城以南居民入保之所上項兩石城傍近居民皆聚城內常令守護則不唯邊民皆有入保之所彼人視聽自外至內充實無虧庶合畏威彼敵之義議政府據此啓曰當依所啓來年稍稔則漸次築城但今設沿邊四鎮以後龍城旣爲內地而絕無汲汲之警况當將築石城不宜姑築壁城其鏡城置千戶事俟鏡城府移設後續議施行從之○已未傳旨刑曹續刑典京外死罪刑曹主掌報議政府擬議後啓聞律文內律令該載不盡事理若斷罪而無正條者引律比附應加應減定擬罪名轉達刑部議定奏聞今京外死罪情涉疑似律無正條者不報議政府刑曹直啓取旨未便今後律無正條關係死生重罪須報議政

府施行○辛酉親傳朔祭香祝○十二月壬戌朔議政府啟大小朝會
東西班禮度糾察監察陪吏各一外他餘臺諫刑曹陪吏並禁隨入從
之○建州衛都指揮李滿住遣人來獻土宜○刑曹啓星州囚張仲順
殺人律該斬從之○甲子以崔士康爲議政府叅贊河演禮曹判書皇
甫仁兵曹判書金老誠兵曹叅判姜籌工曹叅判黃自厚許誠同知中
樞院事崔海山中樞院副使朴煥僉知中樞院事金敷左副承旨權綵
右副承旨李季隣同副承旨李禮孫右正言李澄玉判慶源都護府事
朴好問判會寧都護府事仁以兵曹叅判叅謀邊事若有難斷之事則
上必謂仁曰予委卿以邊事卿宜留意熟計至是陞爲判書○丙
寅視事○丁卯御勤政殿受朝○輪對○咸吉道監司鄭欽之承召來
京獻壽于母賜樂與酒饌初選欽之爲咸吉道監司而以有老母公歲
來省母(己巳親傳 齊陵厚陵穆清殿臘享香祝○黃海道黃州地陷
周圍九尺許圓經三尺許深七十餘尺底有水行解恠祭○以牛安德李
伯慶爲護軍賞慶源戰功也○差通事金玉振移咨遼東曰在先本國
使臣來往東八站一路自來山高水險一水彎曲九八九渡夏潦泛漲本
無舟楫冬月冰滑雪深人馬多有倒損又有開州龍鳳等站絕無人烟

草樹茂密近年以來猛虎頻出作惡往來人馬實爲艱苦遼東所管連山把截南有一路經由刺榆寨把截至都司人民散住又無山水之險冀蒙轉達許令刺榆寨一路往還相應○庚午親傳臘享香祭○辛未傳旨忠清道監司今有告者云全羅道人於忠清道人運米來往之路多積布貨雜物輕價買米乘時微利將來可慮自今嚴加糾察又傳旨全羅道監司令轉米于忠清道者將以賑一道窮困之民而道內姦詐之民不顧大體換易其米甚爲未便今後嚴加糾察○壬申御勤政殿受朝○輪對○癸酉視事○乙亥親傳望祭香祝○命除都城衛番上蓋以早除弊也○丙子視事○傳旨戶曹以京畿忠清道各官本宮農舍稻豆分給所在民戶俟豐年各於其官國庫依還上例收納○丁丑御勤政殿受朝○宗貞盛遣次郎左衛門等二人來獻土宜○戊寅知林川郡事禹敬夫淮陽府使柳京生辭引見曰今聞忠清道凶歉尤甚各官居民草食殆盡其勢大迫聞或有浮腫飢餓者盡心賑濟勿令飢餓以副予意○傳旨咸吉道監司曰古者邊鎮置娼妓以待軍士之無妻者其來尚矣今者邊鎮州郡亦置官妓以待行客况道內慶源會寧鏡城等邑本國巨鎮居北極邊戍禦軍士遠離家室再經寒暑日用絀

事亦且難矣設妓女以待士卒庶合事宜○已卯傳旨戶曹前日從政
府之請乙卯年以上各道還上未納者除今年凶歉各道外稍稔之道
令省領官督察守令歲前畢納以資明年賑飢之費如未畢納罪
其守令與首領官然近來各道官吏督納之際過於刻迫緣此貧民或
有盡賣田宅而償者或有閉戶逃避者其逋租則徵其族親隣里又尋
耕其田者而徵之若私賤亡匿則據奪其主之儲穀民怨益甚予聞惻
然宜速攻圖况往年一民未納之租幾至七十石前此慢令不納而在
今刻期盡徵實為勢難其富饒戶外貧殘之戶姑停徵納以恤其生已
賣之田及飢餓放賣之田還給其主俟秋成償之勿使失業○辛巳移
全羅道米一萬石賑京畿飢民○咸吉道敬差官啓今捕加湯其等各
人非臨陣擒獲之例請元有職加一資無職者授從九品從之○壬午
親祭文昭殿○議政府啓中朝移文體式並皆正書元于數目借用壹
貳叁肆伍陸柒捌玖拾佰仟等字今本朝行移體制一遵中朝之制而
下官申報上司之文則正書其平關下帖則皆用行草書有違朝廷之
制且邊境事變關係死生文書錢穀出納數目尤當楷正或亂書以失
字樣式單書以致增減承授行移之際轉相訛謬誠為弊法自今以後

允申報行移文書皆正書關係錢穀年月日數悉令借用毋得單字從之○癸未視事○永平人金浩然自詣敦化門外當直廳踞交椅而坐遽呼官吏曰天父命我治國故到此爾等何無禮於我乎因大罵之手持小封書皆狂誕之說當直官以聞上曰古有如此狂妄者不復問其由只令流于遐方今亦不問可也承旨等皆請囚問以觀情僞命囚于義禁府推覈所言妖誕或發不道之言○倭通事尹仁甫尹仁紹等囚旱陳救荒之策以爲日本人常食葛根葢根若用以救荒似爲有理上然之送仁甫于慶尚道仁紹于全羅忠清道教其採食之法○傳旨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卿上言以爲韃靼毛多赤自言願得細麻布紅苧布各二匹有紋席子一張以北方邊將之言贈于忽刺温兀拔哈乃伊巨則彼必遣人回報吾亦佃探彼形勢而來予惟兩敵交兵勝負未決先求和解似乎示弱此漢唐以來諸將所恥也我國非有交兵之急歟然兵家曰兵以計爲本又曰多算勝少算故古之邊將先計後戰其待夷狄也或設購賞以求敵情或行反間以乘機要如李牧趙充國之輩戰勝當時名垂後世豈必生事於境外僥倖以成功如馮奉世諸人而

後以爲良將哉今聞上國羈縻夷狄朝受賞賜者暮或侵掠猶加恩恤以示大度如蚊蚋焉此必古將之遺意也非忽刺溫之於我國非敵國也舉忽刺溫之人僅當我數邑之衆何必計尊卑較錙銖於彼人哉唯當臨機設策以安邊境耳毛多赤之言似難可信亦未可必見其效然揆諸古將之事似或有理何必拒而不信况以夷狄間夷狄聽從其言亦無害矣其所云物件數目亦合於宜議諸大臣僉曰可也是以依事目之數於乃伊巨三兄弟處各送細麻苧布各一匹席子各一張與九事不可遙度亦不可預定儻有臨時增減之宜必須啓達而後施行則不無稽緩故加送細麻布紅苧布各一匹席子一張如有可增可減之事卿可臨時量宜施行且毛多赤路次所需白紙四十卷并令下送卿臨幾酌量施行○刑曹啓泰仁囚朴希康翎囚韓義殺人律該斬從之○甲申命左承旨鄭甲孫往義禁府與三省叅鞫金浩然浩然言動初似狂妖急訊鞫之殊無狂態乃曰天神謂余云命爾治北狄爲君誤聽而來義禁府乃據律以凌遲處死延及三族啓之○上欲原之承旨等啓假使此人得生於世將何用哉而况亂言當誅律有明法上曰此人非謀反逆但亂言耳何以凌遲處死而罪及三族乎皆對曰姦惡不道莫此

爲甚宜依律糾罪

上只以斬刑施行承旨等再三請之不允司憲府

又請之

上曰此人而加凌遲之刑則其有心謀反之人何以加其罪

乎遂不允○丁亥御勤政殿受朝○輪對○聖節使藝文提學全孝貞

回自京師○前判漢城府事柳思訥上書曰臣伏覩世年歌擅君朝鮮

之始祖也其生也異於人其歿也化爲神其享國歷年之多未有若此

也曩者 殿下命攸司建廟致詞當其時也攸司未究其實請立廟於

於平壤臣叔父覓辨論其非事未施行臣以世年歌考之擅君初都平

壤後都白岳武丁八年乙未入阿斯達山爲神其歌曰享國一千四十

八至今廟在阿斯達則豈無所據乎又况高麗建廟於九月山下其堂

宇位版猶存與世年歌合臣愚以爲捨此而更立廟於他處恐非其所

伏惟 上裁命下禮曹○司憲府啓知高城郡事李正文犯贓在逃如

其遇赦免罪則非徒無以懲惡紀綱陵夷許人捕捉以贓物充賞容留

許接者並令治罪從之○上謂承政院曰奉常判官李純之常仕簡儀

臺測候天文今丁母喪僉舉可代純之者若無代者則予當起復任

之且予嘗以謂非關係大體之人則不令起復今予之致意於簡儀者

至矣簡儀非小事也承政院僉舉集賢殿正字全淡年少聰敏穎悟可任

人也○初日本國有大內殿小二殿各據土地父子相繼常常戰鬥大
內殿中箭而死其子繼立欲雪父讎相攻不已至是小二殿戰敗奔于
對馬島與島主宗貞盛遣使來請米鹽者數矣國家難之又大內殿聲
言來春舉兵來討對馬島丘曹判書皇甫仁啓曰近來北方邊警未息
而今又倭國自相攻戰南方之事又可慮也 上曰卿言是矣予固慮
焉大抵一治一亂理數自然稽諸史籍斑斑可見我國近年以來雖有
北賊之變稍無島夷之侵南民似安矣大內殿甚強勇者而一國權柄
皆在掌握曾見殺於小二殿其子繼之與小二殿世爲仇讎今小二殿
勢窮力竭奔于對馬島既失根本之地至於困窮安能大發兵爲寇乎
因其絕食無以爲生寇掠海邊則有之是可慮也且如來投亦非好事
其國聞之必來追之其待也難矣九人之常情發於事而後乃覺而悔
之予於西北之舉知之矣往者中朝使臣年年出來平安道人民困於
支持其時議者云彼界民間搔擾更有一二年則民皆逃散將何以處
之言甚迫切當是時議欲築城人皆厭憚曰無事之時何勞民役衆乎
大臣獻議亦或非之今因賊變一年之內兩築城堡其搔擾之弊比使
臣支持不啻萬萬也而猶可爲之若早出備患之計漸次築城則可無

前年間延之禍亦無今年築城之勞且今設烟臺木柵皆當預爲之事而不能早計此乃無遠慮之故耳我國人心之浮淺亦可知矣今此南方有可爲事卿宜潛心致慮熟計預圖隨即啓達仁對曰臣意謂慶尚道地廣東南皆受敵之處而昇平日以防禦虛疎今其道節制使鎮於南道若東有賊警相拒遙遠聲勢阻隔必不臨機設策以禦敵矣古有左右道節制使願復此制加設節制使為左右道加送軍器以嚴軍容且沿邊守令皆以才兼文武者差送今修武事以備不虞 上然之○對馬州太守宗貞盛使左衛門四郎等十六人來獻土宜○戊午以朴從愚為慶尚左道兵馬都節制使河敬復慶尚右道兵馬都節制使又擇武士為沿海守令時有慶尚左右道各置都節制使之議議諸大臣或曰沿邊各官擇遣武士姑仍其舊或曰慶州亦沿邊大官左道中央之邑都節制使當兼府尹 上已從後議權蹈皇甫仁等又獻議云慶州雖是海邊邑城距海相遠蔚山鎮乃曩日左道本營今宜別置都節制使仍於蔚山置營如右道合浦之例 上議于政府領議政黃喜等議云權蹈皇甫仁之議甚合事宜 上從之遂以朴從愚為左道都節制使○己丑御思政殿引見辛仁孫權採曰前者世子嬪奉氏廢黜之後

大臣以爲嬪位不可久曠宜妙選淑德早定配匹予以近年國罹凶荒
懼灾修省之時又行嘉禮重事心實未安不允者再三大臣以事體至
重不可不行固請不已予不得已從之令選擇中外名家之女若干人
卜其吉凶相其德容祿命之說雖不可盡信然無一人可者相其德容
亦無一人稱予意者寤寐思惟罔知所處因念世子之嬪再行廢立而
未得賢配以致變故懲艾悉深今雖選簡冊立亦何保其得賢乎予於
昨日忽思之與其新得不試之人豈若擇立素在宮中虔恭婦道者乎
則可無後悔前議立嬪之時大臣亦以爲良媛承徽中可陞為嬪予意
以妾爲妻古人所戒况我祖宗家法亦無此例故重其事而不允即今
思之廣選中外既不得人則寧從大臣之言昨夜使考歷代古事漢唐
以後皇后或死或廢例以後宮貴人妃嬪陞為皇后歷代皆然但大事不
可臆定其往兩議政贊成家議其可否而來若以爲可則權良瓊洪承
徽中誰可者二人皆世子之優待而予兩宮之眷愛者也然世子之意
似以洪氏爲優而予之意則以權氏爲當古人有云年均以德均以
容此二人德容則皆等但權氏年稍長官職又高且後有子與否及雖
有子賢否皆未可知然權氏已生女故於義當立今既不得已處變而

又捨義當立者立洪氏後日若有不諧之事且不能生子則其悔不小此二人誰可立者並議以來引孫等即往議之皆以為良瑗承徽皆妙選名族備位內非他族然妾媵之比且早入宮中閨範夙彰今既廣選於外而不得則良媛承徽中擇其最賢附而為嬪甚為允當初議立嬪之時臣等之意如此况歷代之君皆已行之宋真宗亦以貴人為皇后而程子嘗論宋朝家法極正其不以真宗為非可知也今日立嬪之事又何疑乎若權氏洪氏年之長幼位之高下不必論也但觀其賢德可以母儀一國而已然在睿斷非臣等所敢定也引孫等以此具啓即下教旨于議政府立良媛權氏為嬪○先是遣知印韓可以于慶尚道察飢民可以回啓聞慶龍宮兩官有飢民浮腫者即傳旨慶尚道監司及敬差官大拯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理必然也况三四日絕食者其命如淺若不及期賑恤則命在須臾如此致死者雖有之秘而不告置之溝壑則予何得知乎脫若倉廩告匱則雖欲賑恤無可奈何矣今雖荒歉國庫不至於盡之守令各其境內盡心巡察賑救則豈有飢死之人哉今知印暫時往還路邊所見尚且如此况窮村深谷其無飢死之人乎須盡心救恤而民生幾饑之狀係細啓達○庚寅對馬州太守宗

貞盛使等麟等四人宗彥七使三郎等三人野人都指揮童末乙大等十
一人來獻土宜○命罷世子嘉禮色立冊封都監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七十五

一人來歸土宜○年歸世○
貞海史李顯等四人宗卷○
三時年三人漢人○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七十六

十九年

大明正統二年

春正月辛卯朔

上憲王世子及宗親文武群臣行望

闕禮又御勤政殿受王世子及宗親群臣賀並如常儀議政府進表裡
輟馬倭人野人來獻土宜隨班行禮○議政府啟忠清慶尚全羅等道
救荒事急新除守令除解由給傳赴任其相換守令除授受在外者非
路經京都亦免朝辭從之○壬辰水原人朴春卿妻一產三男命賜米
豆共三石○上曰元典草木茂盛然後地氣滋潤且於凶歲拾橡粟以
資其生故禁焚山野今獻議者云凶歉諸道民生可惜賑活之術當無
遺策夫山蔬野菜氏多賴之蔬菜之性不盛於茂林宿草之間而青嫩
於燒火之處理之必然各官守令拘於六典不分山野原濕並皆禁焚
以致蔬菜不生誠為可慮令各道其松橡及樹木茂密處仍舊嚴禁其
餘山野姑停禁焚令守令擇可焚處驚蟄處親臨焚之使蔬菜茂盛以
助飢民之食其議何如令議政黃喜等議云不可別立新法從之○判
中樞院事安純上言曰歲在癸卯東西兩界江原黃海等道凶歉臣於
其時受咸吉道監司之任於各官排置賑濟場臣與守令官分道巡行無
時檢察飢民無一就食賑濟場者唯永興府官門飢民數十在焉至四

月咸興府受還上者有菜色臣甚驚慮乃於本府別置賑濟場令土官一人掌之以營中所畜米醬烹粥朝夕賑給三日一次進之于庭親見衣之又以布造短衫與裳給無衣者前後就食幾至千餘人至六月晦時早穀成熟後罷遣之是則雖設賑濟場而無其實則來者少專心賑濟然後來者衆况爲監考色吏者推送飢民乎今領議政黃喜爲江原監司時亦於全城官別置賑濟場擇有善心僧徒專掌救飢得免死亡癸卯年雖云凶歉下三道則稍稔故民或懋遷有無或移居就食今年則下三道飢饉近古所無京畿江原亦多不稔無復有往來營救之處歲前尚有菜色况來春乎屢降條教救荒之方靡所不舉然今當寒凍路傍暫構草廬稀粥盛于木槽經日不改以致變味縱令飢者食之其能救飢乎徒有賑濟之名而無其實甚者欲免境內致死之罪却而不納者有之不即供給待其受本官文契而後給食者亦有之飢餓之極彼此相推恐不及救矣伏望申嚴其法慶尚忠清道各三所京畿全羅江原道各二所大官中央寺院別設賑濟場定差使負其有甚瘦及浮腫者勿諭他道人限其蘇復並令留置男女及疾疫者異處親臨供給仍擇有慈心緇徒參掌其事監司守令無時糾察多活飢民者啓聞褒

賞不謹其任者隨即科罪以示賞罰則受任者盡心供職飢民到場得食可免死亡臣於前日視事敬承顧問恐其辭煩不即啓達今錄賑濟已驗之効兼記所聞仰瀆 聖聰伏惟裁擇命下議政府議之僉曰未知下三道監司管中所貯難以臆定且一道之內雖別設二三處遠居之民亦難就食不須加設但其舊置賑濟場擇地移之選定幹事者備其食物務要潔淨勿問被我道聚活飢民專委監司檢察能否從之○平安道監司朴安臣馳啓臣竊料沿邊備賊之策沿邊之田皆枕江田以外不可不芟田以內不可不茂今也田以外林木茂盛觀望不通爲賊隱伏之所田以內則每被芟伐率皆不茂倘有賊變農民無所隱避願自來春沿江田以外之地所有林木皆先所伐待乾燒焚每當春節必焚之今兀兀使賊無所隱伏農田以內之地或百餘步或數十步之間量宜立標禁其芟伐得以成林則農民出耕望賊投林可免殺虜矣非獨江邊至於內地居民里閭農民所在之處亦令立標痛禁芟伐培養雜木以爲吾民避賊之所庶可利益嘗與都節制使李蕝商確是策蕝亦以爲然曩於趙明干作賊之日農民出耕望賊投林者得免殺虜不及投林者並皆被禍是爲明驗且彼賊之衆不過千數其地不過數百

里以我擊彼猶反手也然我之所以難於用兵者無他以賊徒皆負山
林以爲窟穴觀變投匿我師雖衆莫能搜捕此彼之所以得計而我之
所以終於無功也臣今此策誠爲急務下議政府議之僉曰可從之○
癸巳 上曰徙慶尚全羅忠清江原等道鄉戶于咸吉道者本欲永免
其役許通仕路也而其子弟以三丁受陝省從仕者勒令入送有違立法
本意其欲護歸父母於道路者計往還給暇欲隨居不還者聽不願隨
歸者亦許仍仕已徙之後其子弟欲仕者依本道恒居人例許從自願
○傳旨忠清道監司近得敬差官啓道內有浮腫者搜其家全無米穀
其亟推鞠盡心救恤毋令致死○議政府啓流移丐乞之人憚其推詰從
來不入賑濟場皆由經路深入幽村賑濟爲難乞於幽深村落人家稠
密之處量加設場凡有流亡丐乞者至姑且安接賑濟徐問根脚待開
春還本從之○議政府啓京畿凶歉各官斗入村落及屬縣令隣近官
賑貸救恤從之○命停慶尚全羅忠清道今年公蚕又罷京中蚕室一
所以年凶也○議于承政院曰予今年氣體多不半將不能親斷萬幾
吏兵曹除授及軍國重事予親聽斷其餘細碎之事令王世子處決何
如承旨等啓曰此事至重不可輕易也○忠清監司啓各官各里隣保

擇有智勤僉人定頭目預備弓箭杖劍每夜相呼巡警各其里內如有盜賊火災奔走相救聲響相聞近里頭目亦率掌內人往救且各里各戶新到無賴之徒及流移新白丁等隨即捕囚推詰根由從之○宗貞盛遣人獻土宜○甲午日暈○受常參視事○傳旨慶尚全羅忠清江原四遷監司安土重遷雖人之常情自漢以來徃徃徙內地之民以實塞下今咸吉道新設四郡徙龍城吉州之民以實之龍城吉州則莽蒼滿野彼人之經由此道者視爲何如有違內強外服之義不得已遷慶尚全羅忠清江原人吏以實龍城吉州之地永永免役許通仕路恐有遷徙之際飢餓寒凍以致顛仆其令押領守令等務盡護恤毋使飢寒如有得病者益加護恤毋致隕命以副予意○議政府啓山神頒祿祀典所無自嶽既有春秋國祭尢松嶽故事至今未革乞停頒祿從之○上聞慶尚道開寧邑吏林茂斷腕自爲殘疾欲避入居遂命承政院曰稽諸史冊毀肌膚以避役者古亦多矣然今聞此人事予甚惻然入居人等令所過州縣盡心救護供給毋致飢寒○以年飢禁公私營繕○乙未受常參○以朴從愚爲雲城君金文起司諫院左獻納李思儉慶尚左道都節制使蕪判蔚山府事從愚親老且辭以不習武事故以

思儉代之蔚山舊爲郡至是陞爲都護府加設判官○傳旨平安道監
司今有獻議者云朔州本邑在大朔州而防禦之時則就於小朔州不
唯來往之弊又違公邊設鎮防禦之意宜徙邑於小朔州且麟山郡退在
內地未便亦當移設於公邊防禦緊處予以此議諸曾經其道之任者
大司憲李叔時議云自義州至小朔州百五十餘里自小朔州至昌城
三十餘里今若移朔州本邑於小朔州之地則近於昌城遠於義州防
守不均宜革朔州兼鎮移於昌城而朔州則自爲單都護府義州青水
口子距昌城六十餘里距義州九十餘里防禦緊要之處也量割義州
以東別置一邑而麟山定寧量革一邑以充義州所割之地則庶乎道
里均而防守固矣麟山雖未革亦不可移領中樞崔閔德議云大朔州
邑城高堅且賊來直路不可棄也若移邑於小朔州則近於昌城遠於
義州亦不可也當如叔時之議別設新邑於青水口子割義州東面小
朔州西面屬於新邑且革定寧屬於義州則當永世無弊防守得宜矣
麟山郡乃公邊緊要之地不可革亦不可移卿久在西土九郡縣排置
形勢山川險阻賊路緊慢無不周知矣上項郡邑移設土地割屬便否
麟山定寧二邑中革除便否備細商確以啓○傳旨平安道監司今

有議者獻其道防守之策數條其一曰平安道人民在高麗皆下三道入居人也無一土姓非有長久之計一有微役率皆逃竄視彼下三道各官土姓愛惜鄉風者不可同日語矣間延慈城江界等沿邊各官人民尤無久遠之計難以率領防戍不可不慮願刷平安道各官人民許籍所在官以爲土姓改成戶口而給之實爲便益其二曰將徙平安南道人民以實江界慈城等沿邊各官然間延慈城可耕之地不多樹木鬱密一二年內未可墾以爲田新徙之民難遂其生中和平壤與江界共是一道其新徙之民聽留老弱親族仍耕舊居之田使自輸用如此數年待其阜盛然後悉令入邊亦爲便益其三曰平壤寧邊土官本無俸祿雖數遠差無損國家有益防戍道內驍勇不付軍籍者多願令各官募徵驍勇能槍射者以授土官隊副隊長出謝後隨即遞差令屬步牌以固防禦亦策之善者也議者數條亦爲有理與都節制使熟議便否以啓○軍器監調提啓本監所藏之劍無標恐有分受人等私換之弊乞於刃上篆刻軍器二字從之○丙申御勤政殿受朝○輪對○宗貞盛遣人來獻土宜仍以火災飢饉請糧賜米豆共二百石及酒果宗考七亦遣人獻土宜請糧賜米豆共四十石令禮曹致書于考七曰今

後足下所送之人依他例受太守宗公文引以來方許禮接○慶尚道
敬差官安質啓開寧縣吏林茂欲避入居自斷其腕設心殘忍請置重
典妻子則定屬咸吉道新設驛吏以戒後來下議政府議之政府啓安
居本土則懲惡無門雖是殘疾人宜定咸吉道新設驛吏從之○戶曹
啓下三道米布之所出連因凶歉蠲減貢賦倉廩空竭國用將乏請減
各品俸祿從之自一品至二品減豆三石自三品至六品減豆二石七
品以下減豆一石絲紬正布銅錢皆全減戶曹又以用度不足請減成
均館生常養之數留生負百人放寄齋百人庠舍遂空○年凶民間貧
窮中外盜賊興行下三道尤甚火賊最多官不勝禁慶尚道監司啓道
內各官村落盜賊盛行但以隣里正長勢難捕獲各其里內下番甲士
及侍衛別牌閑良公私賤僕等作牌且定牌頭以統之因減其戶役分
爲二番每夜巡緝若有能捕賊及救火者賞職賞物其不用心者以賊
人多少科罪從之○兵曹啓前此慶尚右道全羅左道各浦防禦事緊
減進上及貢物凡千徭役一皆蠲免慶尚左道全羅右道各浦亦依此蠲
減專委防禦從之○丁酉受常參視事○慶州判官金斯中辭引見曰
邊鄙守禦固爲大矣然今年則饑饉太甚救荒尤急爾其勉哉○傳旨

忠清道監司近來頻聞道內饑民死者甚衆而舒川等處尤多雖未知
實否予甚懼焉各官官吏畏其罪責雖有死者匿不以告故監司無由
得聞歟何予傳聞之屢而卿一不啓達乎其已死者各里人潛置溝壑
則誠難得知其濱死呻吟困瘁者亦應多矣監司守令多方遍察則安
有不知之理乎若及期救恤則免死必矣其垂死而救活者幾人手苟
倉廩既竭無可乃何則已矣時則倉廩不至於空竭又且移粟於他道
今年賑恤之備庶可僅足若盡心救活則必不至於死亡矣凡道內饑
饉之狀予欲連續遣人訪問卿亦體予至懷更殫心力廣察周救毋使
一民罹於死亡如有危迫隨即啓達○遣濟用副正朴根于平安道以
入居人戶推刷也○傳旨京畿監司敬差官近聞有一男子離家乞糧
中路得病到廣州賑濟場監考色吏等不納又到龍仁賑濟場則無監
考色吏而院主之妻亦不納使飢困不得行步不但此也連聞道內各
官多有饑饉菜色之人無乃守令里正監考等隱匿不告故無由得聞
歟何一不啓達乎予甚懼焉其更盡心救恤上項賑濟場監考色吏推
劾科罪其他賑濟場亦加檢察飢民餓饉之形備細啓達○戊戌命停
凶歉諸道選上奴子仍減諸宗親驅使有差○已亥知海珍郡事梁瓊

辭引見曰今歲大凶甚民生窘迫往盡乃心廣察周救至於流移求食者
 亦如之母使一民飢餓以副予意今聞日本國人因其國亂竄居于對
 馬島者甚眾其漸可畏預先布置使無邊患○慶尚道鎮海咸安地震
 ○命承政院曰吏兵曹用人三品以上決罪及軍國重事予親聽斷其
 餘細瑣之事欲令世子處決卿等宜以此意製教旨以進承旨等曰
 殿下春秋方盛正值有為之日何委萬幾於世子乎如是則政出多門
 誠為不可矧今歲大凶民不聊生加以天譴屢興如此大事未可輕舉
 上曰此非加職於世子也但委細事而已卿等乃以此事為大事而如
 是屑屑何哉予心以謂此非事之大者予今氣體未安將不能親斷
 萬幾故令世子處決若乃他人則不可也世子乃吾長子也子代父勞
 處決細事亦何害於義昔我太祖太宗皆親斷大事細事不親也承
 旨等再請曰殿下以此為非大事臣等以為國之大事莫過於此
 殿下雖曰太祖太宗不親細事然其時判決無大小皆稱教旨未聞
 稱令旨也且令世子處決非三代之事豈聖朝所取則也矧政事當出
 於一不可出於二也我殿下第一編一令皆為後世法假令父如殿下
 下子如世子猶為可也不然則雖父子之間或生嫌隙以此傳於後世

甚不可也 上曰此事不可定也爾等與集賢殿同考王世子處決時
官制及稱號故事製教旨以進承旨等曰臣等未知事理但國之大事
必須議諸大臣 殿下欲行此事須與大臣擬議而後行之 上曰事
之行不行時未可決姑令集賢殿考古制以啓○庚子日有兩珥○遣
內贍小尹康鶴善于忠清道賑濟飢民○傳旨忠清道監司連聞道內
飢民浮腫多致死亡者予甚懼焉叢遣敬差官卿與敬差官肅心布置
俾免餓死前所轉米三十萬石若不足賑恤則與敬差官同議更啓將
欲於近北各官輸京中米以給之○辛丑傳旨兵曹忠清道今年凶歉
尤甚若慶尚全羅入居鄉戶二千餘人經其地則所過各官供給爲
難姑停之待秋入送唯江原忠清二道鄉戶驛吏依前行移令限春節
畢入送且上項四道規避入居逃亡人吏等各以所犯永屬驛吏若以
別戶子弟並令入居則有違律文家人共犯只坐尊長之意除率居妻
子外異居子弟毋令入送如有自願隨歸者聽○傳旨戶曹今京外雖
多設賑濟場以療飢民然監考色掌必問根脚推所從來故愚民或惡
其名係于籍或厭其還本皆避賑濟場率由經路幽僻之處不得丐乞
不時飲食死於道路者甚多又各官漏戶之人亦畏官家知名不之官

受賑濟忍飢致死者亦衆民之多死職此之由自今以後凡到賑濟場者監考色掌等不問從來根脚隨其所至盡心救恤漏戶之人亦不問根由隨其所告並皆賑給後日賑濟畢後錄名之文一皆燒毀以安人心亟令守令將此意通諭境內使窮村僻巷之民無不周知隨意往來○壬寅 上謂承政院曰災異之有無非人力之所致布置之得失固人爲之可盡予以否德嗣承丕緒不能治平以致下民之飢死罔知所措若將隕于深淵子孫蕃衍雖云慶事徒費天祿營繕亦多恐有感召之災予甚漸焉其餘宗姓科田未可遽減欲減親子親孫科田僉意何如承旨等啓曰大君駙馬科田非特恩所與乃國家公行之常典周公之富宜矣以王室懿親下同於諸科誠爲未便若然則各品科田一切差減庶合於理 上曰百官正一品科田一百五十結大君之田三百結似乎過多雖減五十結比之各品猶過百結豈無差等乎晉陽大君璩安平大君瑤臨瀛大君璆前受科田三百結各減五十結耐馬延昌君安孟聘前受科田二百五十結亦減三十結今後大君之田毋過二百五十結諸君之田止一百八十結減此土田豈能答天譴而救民飢哉然敬畏之甚不可不如是也遂命戶曹永以爲式○癸卯議政府啓

賑濟勤慢分遣敬差官巡行考察然各官守令曾不盡心救恤及敬差到境之日四面村落送人先諭雖有浮瘡飢死者互相隱匿裁摘無由因此不復畏憚視爲常事益生怠心今後令敬差官出其不意巡行村落嚴加糾察其守令怠惰不勤及不能賑恤以致浮瘡餓死者三品以上啓聞科罪四品以下勿論功臣及子孫並隨所犯輕重杖一百以下除收贖差等論罪還仕移文監司以憑殿最其各道監司糾察不能賑濟守令亦依此科斷從之○傳旨今後凡內用雜物傳命內豎賫符至承政院宣命方許入內尚衣院司僕寺紫門工繕監雜物出入亦令所掌內豎各賫符宣命出納如有緊急不及賫符則入內後隨即啓達○是歲全羅道稍稔諸道飢民皆就食不能哺其幼兒或棄置路邊或繫於樹而去或請宿人家因棄而去幼兒男女共三十二名上命戶曹移文其道亟加救恤○上慮忠清道飢甚以判中樞院事安純爲都巡問賑恤使奉常少尹卞孝文爲從事官其事目一各官不用心救恤飢民就食者鮮少雖有來到者窺免致死之罪多方却之因此凍餒隕命者頗多可於道內界首官及初面天安等處別置賑濟場給米粥及黃角菜藿等物擇有職者俾掌其事計口節用又擇僧徒有慈心者委其

烹飪朝夕賑給其僧徒口糧亦依京中賑濟僧例給之一當此春寒飢民凍死可慮隨其人口多少設置土宇藉以藁草令衣單者及老幼有病者入處救療一流移人家舍或破毀之或採其所種兩麥者有之令隣里看守禁止一監考色掌等里內雖有凍餒餓死者不即奔告守令守令雖知而救恤愆期以致隕命及其推覈之時窺免其罪匿不以告如此監考色掌加等論罪守令則決罪後具辭啓聞降職還任其救荒特異有成效者加資一救荒迫切未盡條件則許令便宜施行後啓之○甲辰日有西珥○傳旨京畿慶尚全羅忠清道監司都巡問賑恤申敬差官等各官飢民盡心救恤且僧徒本無農業生理可惜守令及各里色掌等謂是僧徒不復憐恤中路致死者頗有之夫平民與僧俱爲赤子宜一體憐恤雖在深山者亦須察其飢饉一依平民盡心救恤毋令餓死○漕運軍資監陳米豆共一萬石及留後司陳米一萬石于忠清道近北各官○命限秋成除十惡及侵損於人關係風俗自根田地奪取外雜訟一皆停寢專務救民從忠清道監司啓也○丙午日暈○判義州牧使池有客卒致賻○丁未宗貞盛遣四郎次郎等六人來獻土宜○傳旨京畿監司近得敬差官李師曾啓豐壤等處路死者三

人本道南道則不稔矣北道則稍稔故常時弛慮而京城近處今反如此予甚驚懼意其謂北道稍稔督納還上田稅民生艱苦遂至於此卿其體悉予懷南道北道賑恤並皆盡心糾察使無意外之變其致死之由推鞠以啓○傳旨刑曹今後各殿各宮雜物竊盜之人除情狀曖昧輕重難斷外毋得啓達依律直決○議政府啓忠清道各官甲寅乙卯丙午各司未收貢物並宜蠲減從之○戊申分遣知印干慶尚全羅道審其救荒之狀○己酉傳旨忠清道監司今者道內飢饉前古所罕自冬至春阻飢益甚皆仰賑濟救死不贍安有餘力尚望東作然有可爲之勢則亦當及時備之矧今凶荒之後尤宜盡心以當時官倉所儲農糧穀種及民間形勢料之各官居民庶幾力農者居半乎居三分之一乎否則居四分之一乎六七分之一乎否則闔境凋瘁無力及圖農業乎奔馳賑活之徐兼加致慮與都巡問使詳思廣問酌中以啓○濟州安撫使韓承舜辭議政府啓濟州昇平日久備禦之策不無疏虞深爲可慮今去安撫使謹烽火斥候整軍防禦倭船依泊要害之處備禦條件及戍軍多少訪問於有識古老布置啓聞後擬議從之○慶尚道榮川順興禮安地震○庚戌慶尚道奉化縣地震○辛亥月犯木

星○壬子月犯木星○上謂都承旨辛引孫曰近因凶荒貽譏事多是
國家不能措置而然歟國家雖布置而各道監司不能奉行乎抑監司
雖奉行而守令不用心乎予意以爲天數雖如此人事不可不盡若人
事暫無虧欠而人之飢死尚爾則是天也倘人事或有未盡則賞罰不
不可無也曩者李明德爲江原監司時飢死者才一二而未免罪責况
今京畿人之死者至於二十三忠清之死者至於二十五爲人君者其
可愍然乎欲鞠上項監司何如爾往議政府擬議以啓議政府僉曰上
教允當 從之○上謂承政院曰人君之職專以愛民也今民之飢死
如是而忍受諸道進膳乎前以凶歉已除下三道進膳唯京畿江原兩
道不除今聞京畿飢死者亦衆予甚愧焉兩道進膳並除之何如承旨
等對曰若並除兩道則無以供御膳必不得已當別有處置如是則又
恐有弊無已則只除京畿南道不稔各官何如 上曰一道之內不可
如其其分辨也遂命文昭殿外京畿各殿各官進膳並除之唯各浦仍
舊○差司譯院注簿徐敬愚押送被虜逃來唐人柳貴等五名于遼東
○癸丑日暈有兩珥○受常參視事○傳旨刑曹獄者本以懲惡非致
人於死而司獄官吏不用心糾察繫獄之人或罹疾病或因凍餓或因

獄卒侵逼榜掠隕命致寃者不無有之今京中獄囚有致死者則不分罪之輕重並皆具辭以啓外方只報死囚之致死者於刑曹而不啓達京外異法實爲未便今後外方獄囚致死者亦不問輕重具錄本犯罪名始囚月日得病日時救藥病證訊杖次數致死日時移文刑曹且別啓聞以爲恒式○以李審爲右司諫大夫吳明義知甲山郡事先是從皇甫仁脩倭之策擇有武略者分任邊邑司僕少尹李山斗亦被選知梁山郡事憲府以山斗前任蔚山貪污事覺推鞠未畢劾啓罷之會甲山守缺上令政府薦可代者政府薦山斗武略雄深可任邊將今雖被劾若所犯非大累則無如此人上命承政院考其所犯乃潛移官中魚物布貨於私第及用官物質倭器皿等事也上特寬其罪除知甲山郡事憲府又啓山斗所犯今未畢鞠其輕重未可知也且以貪污之人復使臨民誠爲未便請罷之上然之乃以明義代之○京畿監司啓道內各官儲峙數少大小私蓄雜穀萬千石以上者除其家一年用度外依本宮分貸例以還上分給待豐年守令督收還主從之○甲寅議政府啓架閣庫錄事本稱議政府錄事自六曹分掌庶事改稱架閣庫錄事今本府既復署事錄事宜復舊號從之○京中及京畿慶尚道

安東尚州等二十五官江原道襄陽等十一官忠清道忠州等四十
三官全羅道全州等二十六官地震○乙卯雷○丙辰雷流星出東方
天際向南橫入狀如瓶色青白尾長一丈餘○御勤政殿受朝○以李
宣為禮曹叅判鄭欽之同知中樞院事金孝貞司憲府大司憲李叔時
咸吉道都觀察使前此咸吉道觀察使鄭欽之以母病承召而來母病
久不愈上曰予欲更留欽之三四年然事劇不可以曠命吏曹薦可代者
吏曹以洪汝方河演李叔時聞上曰無如叔時乃以代之○丁巳
上召鄭欽之曰卿於咸吉道事無不周知其布置未畢之事與其事變
反覆說與李叔時○司憲府啟前護軍仇仲德今授知梁山郡事考其
歷仕初以甲士拜護軍更無歷仕之處以不更事之人遽使臨民恐不
可也古有布衣入為宰相者然此世不常有今仲德無異才請罷之
又啟曰初因邊邑選任武才乃以安東府使李思任為金海金海府使
林仁山為安東後因新置左道節制使兼判蔚山以知蔚山郡事金布
為金海以李思任還為安東林仁山則解職仁山任金海四十餘朔而
每考居最今乃無故解職金布別無奇才吏曹以都承旨辛引孫妹婿
拜為金海不無徇私之意況金海煩劇非布所能治請量才任用上

以此意謬諸政府曰予未知仲德之爲人也今憲府啓以不能任梁山然乎台金布林仁山之事何如政府啓憲司所啓皆可罷仲德以金布爲梁山以仁山還任金海則人與職相當矣上從之時左承旨鄭甲孫以憲司所啓告引孫引孫聞之大笑殊無忤色○戊午全羅道監司啓道內新除守令依忠清慶尚道例限秋成除率眷赴任從之○以禮賓少尹趙講爲慶尚道敬差官內資少尹權循爲全羅道敬差官司諫院啓曰下二道並遭飢饉而地廣民夥一也且全羅禾穀視忠清慶尚稍稔故兩道飢民多就仰食恐其守令以非境內之民而忽之或致餓死也監司事務浩繁豈能獨行而盡活一道今忠清道旣遣賑恤使及敬差官而慶尚全羅不遣敬差官誠爲未便上曰將議於大臣而爲之遂有是命○僉知中樞院事朴堧上言謹按周禮天子圭瓚以圭爲柄諸侯璋瓚以璋爲柄皆有纁註云纁藉也所以藉璋也又云雜文也蓋瓚爲宗廟降神之器古人瓚制下有承盤柄有藉纁臣妄意所係至重而不敢犯之以手也今見圖形纁形有如巾悅又畫雜文今中國巾悅多用雜文繒帛稱云畫手巾瓚柄藉纁假用何如啓下禮曹○己未視事○恩津縣監朴旅居昌縣監朴允昌等辭引見曰我國昇平日

久至于寡躬值此飢荒予甚愧焉且予凡致治之道靡不致慮然其所
以至於如此者必其施爲未合於天心也予初心以爲流移之人保之
甚難土著之民猶可救也乃至初春尚有殺牛馬雞犬採蕪麥之苗而
食者况望備種子而不食乎今年農事猶未可必下民之生誠爲可惜
汝等往盡乃心毋負予意○庚申親傳朔祭香祝○傳旨慶尚全羅道
監司近聞對馬島專失農業又罹火災加以師旅之憂將來可慮肆擇
有武略者以授邊任以備不虞自去冬至于今倭人之稱爲使者屢至
每一船格倭三四十或五六十留乃而浦者幾至千人考其來獻之物
不過刀劍數柄其私賫之物則或有或無有者亦不過鹽蠶數石其勢
似不堪饑饉而就食於我也然倭奴稟性本頑人面獸心其謀難測無
知之民習於久安貪目前之利甚入海濱而居者甚多賊或猝至則不
及避將帥不及救此不可不備也且今以各浦兵船及鹽船漕運全羅
穀二十餘萬石以輸慶尚道若飢倭知之必生盜取之心鹽船武備本
疎兵船轉穀本浦皆空此亦不可不備也沿邊守令各浦萬戶徃於故
常不虞賊變以爲倭實飢羸彼何足慮弛其武備守令則不謹入保萬
戶則下軍於陸此又不可不慮也卿嚴加戒飾使沿邊將帥謹守封疆

帝如對敵且嚴入保之事謹固兵備毋致後悔○二月辛酉朔御勤政殿受朝○宗貞盛及石見升藤觀心遣人來獻土宜○前判黃州牧使崔蠲卒致賻致吊○壬戌議政府啓謹按古制宋朝編皇屬籍詔宗正寺建屬籍樓以嚴奉之我朝倣此於宗簿寺西崗建璿源殿奉安璿源錄及祖宗時容合於古制但宗簿寺在關外間閭間地勢狹隘似乎褻慢理合移構又按宋神宗元豐中詔有司神御寓於佛祠者皆遷禁中合爲一宮以奉安之願依此制於宮城內文昭殿北潔淨之處別作小殿奉安庶無褻慢之弊其守衛諸事仍令宗簿主之且令文昭殿直兼掌看守從之○甲子日暈○傳旨京畿忠清全羅慶尚道監司都巡問使敬差官等大抵飢寒之民氣力羸困暫遇疾病不日輒死理勢然也醫療之方亦當有備然困羸之極不可妄施藥劑令醫擇無毒而可治飢民之藥別書以送其令各官多備使醫生等隨證救治○自去冬設賑濟場於普濟利泰二院賑濟四方流移飢民仰食者各千餘人每日官給米人一升五合並給鹽醬四方浮腫瀆死者多就得上生飢民無事飽食日久氣壯殆勝居民及春疫死者頗多至是傳旨漢城府今此致死者無乃未及賑濟場而死於中路乎抑在場而飢死乎

是豈皆瘟疫所傷歟今後致死者具錄致死之由以啓○乙丑流星出自天中向東北入尾長四五尺日暈兩珥客星始見尾第二三星間近第三星隔半尺許九十四日○傳旨承政院向者慮飢民之未易周恤使京都旁近諸邑之民受糶于京倉然諸邑之民皆由露梁漢江人物輻湊留宿兩岸反罹飢寒津人競以私舩收價渡人本爲濟入而反有此弊予甚慮焉其遣義禁府郎廳于兩津聚公私舩分載以濟且嚴私舩收稅之禁○丙寅御勤政殿受朝○宗貞盛及一岐州藤九郎等遣人來獻土宜○傳旨京畿慶尚全羅道監司叅差官等各官置賑濟場於路邊守令不得親監故雖名賑濟而實無賑濟之効近忠清道賑恤使安純用前日咸吉道監司時賑濟見效之法於當道界首官及各官邑內或於守令廳事前或於院觀隨地之宜構土宇及假家守令常時親監或飯或粥隨宜饋餉境內飢民聞風多聚本道境連忠清効其賑濟之法使飢民樂聚賑濟場○命輸留後司米一萬石京江倉米一萬石全羅道米三萬石于忠清道以賑飢民○夜雷月犯畢○丁卯以金益生爲漢城府尹李孟珍判義州牧事○戊辰受常參視事○傳旨江原道監司柳季聞去丙辰秋卿啓茂陵島土地膏腴禾穀所出十倍陸

地且多所產宜設縣置守以爲嶺東之藩籬即令大臣僉議並云此島遠於陸地風水甚惡不宜蹈不測之患以設郡縣故姑寢其事卿今又啓云聞諸古者在昔倭奴來往連年侵掠嶺東蕭然予亦以爲曩者倭奴陸梁居于對馬島尚且侵掠嶺東至于咸吉道茂陵島無人日久今若倭奴先據則將來之患亦未可知其設縣置守徙民實之則勢固難矣每歲遣人或探島內或採土產或爲馬場則倭奴亦以爲大國之地必不生竊據之心在昔倭奴來住之時何代耶所謂古老者幾人耶若欲遣人則風水調順何時何月耶入歸之時裝備之物舟楫之數備悉訪問以啓○議政府啓今聞京畿全羅等道差守令察諸縣賑濟反不顧本戶飢民實爲有弊今後除差守令使各守其境專委賑恤勸農差定教諭檢律驛丞等以單騎出其不意往來糾察從之○己巳日暈○傳旨戶曹城底普濟院利泰院東西活入院等賑濟場所管官吏全不致慮使民飢死者頗多予甚惻然自今令漢城府五部官吏分掌四處賑濟場如有慢於救恤致令飢死每於月季隨其多少依諸道例斷決勿許贖罪○議政府啓漢城府郎廳七人專務賑飢並停雜訟恐爲未便乞擇諳鍊者二人除聽說同五部官專委巡行救恤乃命郎廳三人分掌三

所二掌普濟院及東活人院一掌利泰院及西活人院一掌京城內及城底十里○去年春夏旱乾川井皆涸京畿南道及東南四道皆失農業忠清道尤甚慶尚全羅兩道濱海數郡稍稔大率京畿四十邑內水原龍仁等九邑忠清道五十四邑內林川韓山等十八邑全羅道五十五邑內益山龍安等十一邑慶尚道六十六邑內安東真寶等三十二邑江原道二十六邑內原州寧越等八邑全失農業其中甚者或竟不播種或苗不滿尺草木不茂麩麥不熟種豆不生撥土還拾十斗所播其拾七八斗如炒可食飢民拾而食之京畿安城忠清道公州新昌牙山懷德稷山全羅道全州咸悅臨陂等邑皆蝗害穀且麻田浦灘急隆冬不冰冰雖合可渡者不過三四日是冬冰堅人馬行者二十餘日其以寒可知凍餒之民相望於道至今年春大疫飢者得病輒死民自殺牛馬剝木皮採麥根以爲食不保妻子或有棄妻子而逃者或有棄兒於道兒從之則繫於樹而去者雞犬或有自斃者京畿北道以北各道五穀稍登商賈之徒以貨布買米於北賣米於南者相繼於道忠州道公州等處米二斗直絲布一匹爭持絲布求米穀者猶恐不及自去年夏秋飢民仰給賑貸各道倉廩虛竭國家移粟以賑之又分遣朝官于

各道爲賑濟敬差官特遣安純于忠清道爲賑恤使俾察各官守令賑
飢之事如有多致飢死者罪及守令直行鞭朴路有餓死者則罪其旁
近居民故人畏令峻交相隱匿飢死不見者十常六七然守令率監考
之徒盡心布置躬親饋食故人民賴以得蘇者多○議政府啓依忠清
道賑恤使所啓道內仁壽仁順府內資內瞻寺禮賓寺該納田稅並除
上納以補種子從之○傳旨戶曹今有議者以爲前此各道布貨位田
之數已曾詳定姑以正布言之各司該納正布元數幾至十萬餘匹每
一匹旱田則一結豆三十斗水田則五十斗米十五斗布價之重所以
如此者國初穀賤大槩五綜布一匹直米三四斗豆則七八斗而正布
一匹之直五綜布四匹正布價穀從優酌定今時則雖值豐年正布價
米不過五六斗豆不過十五斗穀貴如此而布價仍舊位田之數因此
過多近因議行貢法正布一匹價米十斗豆則二十斗減數立法然以
時價觀之猶爲多也由是州倉蓄穀數少一遇荒年賑救之費不裕誠
爲可慮今移轉全羅米穀於忠清慶尚足爲明鑑今若正布十萬匹每
一匹除一斗則數至十萬斗以此作石則當爲六千六百六十六石十
斗矣若除十五斗當爲十五萬石矣其他細苧及雜物位田並依此量

減則布貨之數猶存而數外之穀不下十五萬石以此為賑濟之資亦不為少矣願自今正布一匹位田豆則十五斗米則七斗五升以此改定庶幾多寡得中公私兩便倘有一二年凶荒不足憂矣其議何如熟議以啓○庚午司諫院左獻納金文起啓曰近日修昌德宮西古吏曹將坐養海青以避暑氣臣竊謂捕養海青本為進獻而今已停之又當凶荒省費之時為一禽營修屋宇恐非憂懼修省之意乞令放之上謂承旨等曰諫官所言是矣然坐養海青非始於今日亦非皆為進獻予性不喜遊畋雖當講武不御弓矢至於聲色犬馬花卉等物亦所不喜但此物俊逸不凡異於常鷹放之不資馬馳觀之不勞目力甚合予不好馳驅之意故嘗養之以資一遊之戲耳然未嘗戲玩不自臂之也近因旱荒之災每自修省自去秋至今春絕不出郊予豈愛此而留養乎今當大災未知禍福倘或安全年既不老又不學禪必為遊畋之事矣今即放之而後復求之無乃不可乎且其養之不費尺布斗米亦無損於經費也識理大臣或勸焉或禁焉未有如今日之言之切者是必外多譏誚也予甚愧焉言官若曰鷹皆可去則可也何獨以海青為不可乎養之不異他鷹今乃指為不可未知何謂人臣尚且多養鷹隼者

人君獨不可蓄一禽乎卿等之意以爲何如卿等亦曰不可則予當罷鷹坊矣承旨等曰諫官之言過矣不知大體其言迂闊不足責也以爲人君畜此不可則將何以爲一豫之資乎雖畜之無傷於是上教文起曰所言誠是予乃嘉納然養海青非自今也非特進獻也其所畜養固無尺布斗米之費若曰鷹隼等物皆不可畜則可矣獨指海青爲不可何也且以此物爲不可則當求禪法乎若不學禪則以此物資一日之戲無乃可乎文起啓曰海青乃珍禽異產固不可畜他無益之物亦不可養且旣曰不喜玩則如此無用之物何必畜之其所食之物亦不足言也且臣非以爲悉去鷹隼也但海青捕有其賞養擇其地異於他鷹臣愚以爲終不可畜也上曰此物多產我境非珍禽奇玩如鸚鵡孔雀比也○命還對馬島逃來倭人男婦共六名○傳旨戶曹東西活人院飢民病死者並官給棺槨埋之○辛未議政府啓市肆賣米者務要射利競相誑人買用大斗大升賣用小斗小升或雜沙石乘機騁謀隨賣隨隱不習市廛者無由尋捕甚者結爲黨與恣行標竊姦僞日滋難以禁防依舊聽於本家邀致買賣以絕姦僞從之○上曰近年構亭于昭格殿東嶺坐養鷹隼今以遠近觀望之處毀之令內豎金孟擇可養

空舍以養之益以古吏曹爲空敞可養而不明言昌德宮內外予乃許之不意修葺屋宇以起營繕之役又命內豎金壤往觀之而欺罔不言俱有罪並收職牒配役繕工監置所養鷹子于昌德宮內一樓任其生死○對馬州太守宗貞盛遣使欲於蘇溫沙島伐木造船禮曹啓不宜開端請勿許從之○壬申先是野人朴多弄哈無伊應哈乎斜乃蘇乙吾等四人潛到會寧之境節制使李澄玉擒詰之荅曰欲見親族澄玉放之馳啓上曰遠居野人潛入境內其心必異幸而獲之宜詰出來之意何遽放還澄玉更使人執送于京命囚義禁府鞫問未得異狀時朝議不一或云可還其土或云可流他方或云拘留奴之可也上降書問于金宗瑞李澄玉朴好問宗瑞等回啓宜放還本土以安彼人之心上又議諸政府皆如宗瑞等啓乃從之至是令義禁府教曰朴多弄哈於乙卯年隨沈訛納奴侵我閭延等處今欲入寇潛來間諜無伊應哈與忽刺溫結婚謀欲引誘作賊先來探候汝等譎詐之計今雖隱諱於會寧鞫問之時已不能遁情將相大臣皆謂爾等罪惡貫盈宜置重典然汝等不識義理無異禽獸且手斜乃蘇乙吾等隨汝出來尤不足算也 殿下包荒之量好生之德卓冠千古故特宥爾等許令放還自

今以後謹慎持身遂放之又命兵曹亦依此例教之仍命禮曹優待厚賜遣之當其日繫天寒甚上憐之特賜衣服○傳旨咸吉道都節制使見卿事目已悉卜兒看九察等事今喧言斡朶里兀良哈等將欲徙居忽刺温地面此未足信聽然凡察卜兒看等言無遷徙之心亦難盡信卜兒看若更來請開東良北徑路移設東良以木柵則其徑路終難通然卿當以權辭荅曰汝向我國盡心盡忠永永効力則開路移柵是不難事九察更請造給家舍於卜兒下則當荅曰汝之造家不必賴我而能成然小小之事我當助之且多弄哈曾寇閭延今又與無伊應哈等間諜而來宜置於法然卿及澄玉好問等獻議云宜放還以安彼人疑二之心予以邊境之事當從邊將之意即令有司館穀如朝見野人例又賜衣服優待放還卿當說與九察卜兒看等曰多弄哈等罪大然汝等歸附日久我 殿下寬仁大度優納汝等之請特令放還○癸酉受常參視事○刑曹啓端川囚和尚劉乙生等謀殺人律該斬從之○甲戌受常參○親傳望祭香祝○初平安道都節制使李蕝極陳趙明干口子受敵之弊請退縮又本道監司啓趙明干口子墜入江曲距無路虞芮甚遠不能相救每被侵掠不可不慮其口子所耕之田亦不過數

十餘結願罷趙明干口子置作候於趙明干南嶺晝夜看望有變則奔告無路虞芮等口子策之善也下兵曹與政府同議政府啓趙明干屢被寇掠專是邊將不謹備禦耳今若輕棄退縮恐有唇亡齒寒之患且示恟於賊未便今當於趙明干口子擇有武略能射御者或萬戶或千戶隨品差任量加軍士仍舊守禦即傳旨平安道都節制使趙明干口子陡入江曲三面高山臨壓爲賊窺伺之所乘隙易入宜當周密布置以嚴守禦往日邊將不嚴守備累被賊侵遂有退縮移排之議然其賊變非徒入彼境之致然專是主將懈怠隄備疎虞故耳今後謹斤候嚴防戍益加盡心布置俾無賊患 祖宗疆域固當慎守不可輕易退縮今若退縮趙明干則沿邊口子必將援此爭欲退縮其弊難禁卿其商榷區處○傳旨刑曹本國人民喪祭之法多襲高麗卑陋之風雖立禁制載在六典有司不能糾察因循舊習歸正無期當今民俗其在平時無問尊卑競崇淫祀尊信巫覡費散財穀及其居喪或詣巫家張樂饗神或上佛寺設齋祈福或於葬日多設酒饌賓主相慰務崇豐厚富者誇張貧者黽勉召會賓朋男女雜沓糜費甚多然後快於其心而爲鄉里之所譽以此成風不知節用一值凶荒輒至飢餓誠可於邑非但民

生因是貧苦風俗美惡實關於此自今以後凡有作樂聚衆淫祀鬼神

者與居喪之家就巫饗神者邀賓設齋者及葬日致酒者京中憲司外

方監司守令申明痛禁如有犯者賓主皆罪○議政府啓冊 王世子

嬪儀注告 宗廟有司以持牲告如常儀祝文臨時撰臨軒命使將行冊禮

教命使者吏曹承以戒之前一日有司設 殿下座於勤政殿北壁南

向設香爐二於前楹外左右典樂展軒懸及舉麾位如常儀其日司僕

陳輿輦及馬于庭典儀設文官一品位於殿庭道東近東皆重行西向

北上宗室及武官一品以下位於道西近西當文武官皆重行東向北

上宗室每品班頭別設大君持設位於正一品之前監察位二於文武班後設殿上典儀位於殿

上東階之東西向判通禮階下典儀位於懸之東北通贊一人在南

差退俱西向通贊一入於懸之西北東向設使者受命位於殿庭道東

俱北向東上執事者在南北向東上鼓初嚴兵曹勤諸衛陳儀仗如常

儀有司設教命案冊印案各一於 殿下座前近東在寶案之南教命在址次冊次印

設命服案於殿庭道東軒懸之北稍北東上又陳綵輿於勤政門外

陳嬪儀仗及輦於彩輿之南宗室文武群官使者以下俱集朝房各

服朝服鼓二嚴宗室及文武群臣使者以下皆就門外位有司奉教命

函冊亟印綬及命服函各置於案上判通禮啓請中嚴殿下出思

政殺服遠遊冠絳紗袍有司陳繖扇侍衛如常儀近臣及執事官先

行四拜如常儀典樂帥工人入就位協律郎入就舉麾位詣侍衛之官

各服其器服尚瑞官奉寶俱詣閣奉迎鼓三嚴典儀帥通贊先入就位

奉禮郎引宗室及文武群官以次入就位又引使者以下立於勤政

門外道東西向判通禮啓外辦中禁傳嚴殿下升輿以出繖扇侍衛

如常儀殿下將出仗動協律郎俛伏舉麾與工鼓祝奏隆安之樂

殿下陞座爐烟陞尚瑞官奉寶置於座前案有如常協律郎偃麾扈

樂止典儀曰四拜通贊傳贊宗室及文武群官皆鞠躬舒安之樂作四拜

興平身樂止奉禮郎引使者以下入就位典儀曰四拜通贊傳贊使者以

下皆鞠躬樂作四拜興平身樂止傳教官都承前承教由東戶出執事

者內侍與教命冊印案從之每案二人對舉傳教官降詣使者東北西向立

稱有旨通贊贊跪使副皆跪傳教官宣教曰冊某氏為王世子嬪命

卿等展禮宣訖通贊贊搢笏使副皆搢笏執事者以教命案進立於

傳教官之南少退俱西向傳教官取教命函內侍執事者以西

授行禮執事者退

向授使者使者跪受以授副使副使跪受以授執事者執事者進跪受

置於案臺舉退立於使者之後執事者以冊案進立於傳教官之南小

退俱西向傳教官取冊函

內侍執事者以案
授行禮執事者退

西向授使者使者跪受以

授副使副使跪受以授執事者執事者進跪受置於案對舉退立於使

者之後執事者以印案進立於傳教官之南小退俱西向傳教官取印

綬

內侍執事者以案
授行禮執事者退

西向授使者使者跪受以授副使副使跪受以授

執事者皆加受教命之儀通贊贊出笏俯伏與四拜興平身使副皆出

笏俯伏與樂作四拜興平身樂止傳教官還侍位奉禮郎引使副出舉

教命案者前行舉冊印案命服函者從之由勤政門東偏門出使副隨

行初使者將出典儀曰四拜通贊贊宗室及文武群官皆鞠躬樂作

四拜興平身樂止判通禮進當

殿下降座前跪啟禮畢俯伏與還本位

協律郎俛伏與舉麾興樂作

殿下降座乘輿還內織局侍衛如來儀

侍上從至閣協律郎偃麾樂止奉禮郎分引宗室及文武群官以次出

使者至勤政門外取教命函冊函印綬及命服函各置于綵輿嬪儀仗

及輦前行教命冊印命服綵輿以次陳列出左華門行至東宮大門外

嬪受冊儀前一日忠扈衛設使者次於東宮大門之外道西南向其日

奉禮郎設使者位於內門外之西東向北上內侍衛於使者之南舉教

命

命案及冊案印案者在南差退俱東向設典內三人位於內門外之東
西向掌筵設嬪受教令冊印位於內殿庭中北向良姊以下陪位於受
教命冊位之南近東俱重行北向西上贊者二人位於東階東南西向
典內先置三案於閣外近限使者既受命出勤政門東偏門至東宮大
門外典謁引就次舉案者前行掌次者迎入次嬪儀仗入殿如儀初使者將至
司則跪請嬪內嚴贊者先就位典謁引使副以上入就內門外立定奉
教命冊印案者以次進當副使前副使受教命冊印奉案者退復位
副使以教命冊印進授使者退復位內侍進使者前西向受教命冊印
東向授典內退復位典內持教命冊印入立於閣外之西東向跪置教
命冊印於案俛伏興司則白以辨嬪服命服加首飾司閨贊嬪出引立
於庭中受教命冊印位北向良姊以下各就位宮官侍從如常儀掌書
詣門跪取教命冊印興進立於嬪前南向典內還復位司則前贊嬪四
拜還侍位嬪四拜司則進掌書前北向跪受教命冊印興進嬪前南向
授嬪跪受以授司閨俯伏興司則又前贊嬪四拜還侍位嬪又四拜
訖掌筵設嬪座於內殿東壁西向司則前請嬪陞座還侍位司閨引嬪
陞座良姊陞堂東向立良媛以下及宮官俱立於庭重行北向立贊者

者再拜良娣以下上下皆再拜嬪各拜無名娣則無各訖訖訖應侍衛者各陞立

於侍位司則前白禮畢嬪降座司閤引嬪還寢使者至勤政殿庭道東

北向西上立傳教官於使者東北西向立使者復命曰奉教冊 王世

子嬪禮畢四拜傳教官啓聞使者退嬪朝謂儀其日冊訖嬪服命服加

首飾詣 殿下所坐殿如常內朝之式至閤司賓引至殿庭北向四拜

司賓引退詣王妃所坐殿庭北向四拜司賓引出還宮如常○乙亥

受常參○傳旨咸吉平安道監司道內地廣人稀家家產占土田耕耘

之際用力簡易而所收倍多若依他道竭力耕治則意必禾穀益盛易

致豐稔曩者撰集農事直說頒諸各道令諄諄教諭俾農民無不周知

官家亦依農書耕種令民取法大抵人情安於故常不樂新法雖勤教

諭亦不肯遵若人心不欲不必強使爲之宜漸次善誘俾依農書及他道

用功使之耕作且令官家亦依曩日所諭耕種秋成悉啟所收之數○

宗貞盛遣人來獻土宜伏求大般若經賜布五匹令禮曹各以經文日

本諸鎮求去心盡未得塞請○徙平安道南道各官鄉吏十五戶于閤

延十戶於慈城○丙子錫城大君親迎來贊崔士康之女○議政府啓

成衆官適兒受職者以親病呈辭則必考本官所報隨即改差自餘各

司官吏等呈辭後改差無期故身病親病雖已差愈不即就職曠官廢事實爲未便今後身病呈辭者隨即改差親病呈辭人居慶尚全羅平安咸吉道者限七十日忠清江原黃海道者限五十日京畿限三十日過限者亦並改差若二館則雖改差各以許叅先後遷轉故連續呈辭者或有之成衆各處遙兒受職人則告身署出受祿後雖無故聽其當次受職人之請托故呈辭者亦有之今後三館則本品從未填差成衆官迺兒呈辭窠闕毋用當次之人必以他官充差從之○前藝文提學金孝貞上言近日除臣大司憲臣以疾病不能就職乞免不允○傳旨漢城府今當開春之後普濟利泰賑濟場流移乞者日增恐飢民群聚染病夭瘥又於弘濟院加設賑濟場一所其考察官吏支持諸事一依普濟院利泰院兩場例施行○丁丑宗貞盛遣四郎次郎等六人來獻土宜○戊寅下判漢城府事李叔畝府尹金益生崔士儀兼參軍趙元福於平尹暉沈寘等于義禁府以飢民致死也尋放叔畝等郎廳三人皆贖杖九十前此飢民致死者勿論功臣之裔並杖之不許贖今此飢民道過適死於賑濟場之旁故許贖○己卯議政府啓今發各道極邊初面烽火之處高築烟臺聚旁近居民十餘人定爲烽卒每番三人

兼持兵器常在其上晝夜偵候五日而進雖非極邊惡獸傷害可慮令
守令依烟臺例量宜布置嚴加考察若有事變須急馳報申明六典烽
火之法每月季令移牒兵曹 從之○庚辰閏延節制使洪師錫啓請
將本府防禦軍五十并所溫梁居民俾戍本梁擇有武略者差萬戶且
昌城碧潼兩郡徙治江邊脫有事變守令空城往救實爲未便於昌州
碧團兩口子亦宜置千戶萬戶 從之○辛巳御勤政殿受朝○以訴
爲正尹權專中樞院副使尹炯禮曹叅議黃致身戶曹叅議致身喜之
子不知其父非黃君瑞正室之子徒恃其勢每於所莅多行不義而不
愧恥且倨慢無禮蔑視士夫○宗貞盛使桂樹等四人來獻土宜○壬
午議政府啓咸吉道鏡城府儲峙之少去丙辰年未畢漕轉米豆雜穀
一萬五千餘石分積安邊宜川龍津等三官乞發船軍候風調和令畢
漕轉 從之○以慶尚道金海任內熊神縣爲熊神鎮以金海府使兼
差僉節制使以熊神近於乃而浦商倭數百常住故也○癸未傳旨漢
城府善濟院利泰院賑濟場飢民得病則送于東活人院故本場欲去
飢民少有疾病即送活人院活人院亦不用心救療以致隕命今當日
暖除送活人院各於本場之旁暫構草廬隨宜移置官巫西女奴婢用

心供給救療府分掌官兼任糾察○議政府啓江原道江陵三陟平海等官凶歎尤甚且因移轉人馬疲困除豐儲廣興倉外各司田稅許納本邑以備賑貸從之○議政府啓今年各道上納米數少飢民賑濟費用又多請停舞童唐鄉樂盲人女妓醫女樂工等五百三十餘名則米從之○甲申命護軍吳致善設自激水車於近郊以試之○賀正使李綦回自京師啓曰道遇指揮巨兒帖哈於夏店站云黑龍江深處兀狄哈千五百侵汝國新城圍三日兀狄哈死者四人汝國被殺虜者三百餘人上命承政院據此傳旨于咸吉道都節制使更令推鞠乙酉受常參視事○丙戌受朝○丁亥受常參○傳旨咸吉道監司去秋戒入慶源其有戰功者已會行賞然牛安德則追賊至林成洞軍卒過半在後宋希美則不出城李伯慶則暫出門還入故皆未細知士卒功勞慮有勞者未蒙賞典今慶源府金貴南等七十餘人投狀告赴戰有功未得蒙賞予謂功疑惟重然不可但從所告行賞有功真僞考覈以啓○戊子上以遠遊冠絳紗袍御勤政殿冊封良媛權氏爲王世子嬪如儀以知中樞院事成達生爲使禮曹判書河演爲副使前此冊封教命皆書以紙至是始依中國之制織用五色絲飾以黃金軸

篆織教命二字於如面次書曰教旨權氏爲 王世子嬪者其竹冊文

曰儲副爲一國之本既建元良配匹乃萬福之源當求淑女稽諸歷代
率有成規洛爾權氏生長名門選居良媛必教必戒早承家訓之嚴無
非無儀益隆閨範之懿宜儼重麗之位庶資內助之賢爰舉彝章特頒
冊命遂陞爾爲 王世子嬪於戲雞鳴進戒繼風化於二南麟趾凝祥
衍宗支於百世○已丑日暈○受常參○傳旨去歲賊犯慶源時官奴
乙夫盜判官李伯慶出城與賊戰中天而死致賻復戶○庚寅親傳朔
祭香祝○岐佐志疑及對馬州宗茂直遣人來獻土宜○上議于政府曰
議者云唐人之被虜野人者我國皆優館穀隨即解送上國今野人輒持券
來示邊將曰某本我所買奴也久役於我今何奪之送中國乎我等當虜
爾國人以爲奴意恐此亦野人構釁之端也我國至誠事大不可不還于
上國然又聞野人持券以奏于 帝請還賜與 帝亦可之以此見之
唐人之逃來我國者考其文券有無如有可證宜還與之以息邊警或
云朝廷每當使臣之行必稱朝鮮至誠事大且被虜唐人送還上國其
來已久野人亦謂此朝鮮常事也無他憤怨之心今若遽爾不送上國
則朝廷必謂我事大之誠不逮於古依舊送還甚合於理如此議者不

一卿等以謂何如皆曰前者被虜唐人逃來者不論文券有無悉還上國今若以文券有無或送或否則上以得罪於朝廷下以示弱於野人莫如仍舊隨即遣還 上曰善○宗貞盛請妙法遣花等經賜之又刷還倭婦一名○三月辛卯朔日食○咸吉道都節制使駝啓向化野人等狀告自辛卯年受田以來皆不收稅今例從他戶令納田租深以為悶乞傳報蠲減此非巨職然今當招撫野人之時宜別有措置或全減或減三分之一以勸來者何如 上曰姑可盡除之○傳旨咸吉道監司都節制使自立公邊居民習射行賞之法之後習射等第入格者幾人漏挾戶內閑良自願試才者幾人乎閑良自願入格者已受賞職則以為正軍乎本是軍案不載之人雖受賞職仍為閑良而不載戶籍乎議者獻策云新設四 邑漏挾戶甚多閑良子弟亦衆而未自有自見者閑良自願習射者每年一次試取入格者二等等以上隨即並授土官則閑良有武才者並皆自見而軍額日增矣或云充補甲士取才之法有軍役者一百八十步閑良自願者公邊防禦年以正軍等子午卯酉年取才只賞職中一等者率丁閑良每年一次取才中二等者亦並賞職則為正軍者不無缺望其正軍會受賞職者則依已曾立法施行正軍未

受職者及率丁閑良自願者則每年或春或秋一次試取中二等以
上土官賞職則閑良樂於自見軍額日增而爲正軍者亦不缺望樂於
趨事矣或云閑良自見爲今日之急務正軍未受職者中二等以上閑
良自願中三等以上每年一次試取賞職則率丁閑良有才者並爭自
見矣或云如此則閑良自見而軍額必加矣然爲正軍者失其率丁不
無單弱之弊議論紛紜不齊何者合於時宜乎邊境之事難以遙度必
須將帥之議卿與李澄王金宗瑞朴好問等同議閑良樂於自見戶口
日增之術備細商確啓達○議政府啓慶尚道各浦來泊飢倭不可不
恤宜以斗升給之促還本土且飢倭之船絡繹往來全羅漕船不可回
泊于金海梁山宜令防護泊于晉州泗川固城等處分給於附近各官
其遠處各官則由晉州南江沂洛東江分給 從之○壬辰受常參視
事○慶源節制使李澄玉符加資憲澄玉久在邊圉 上念其勤勞議
于政府以嘉善超授資憲○宗彥七盛國遣立石等四人來獻土宜○
宗已宗貞盛請刷還本島逃來人其書略曰本島百姓馬三郎等二十
六名去年偷船逃出到泊山達浦請速遣還 上命禮曹與議政府議之
右議政盧丙善判禮曹事許稠等議曰觀貞盛之書聞見的實求請懇

到請還雖多未有若此書之切者此時雖可權辭以對後若明白錄其所聞而更請之則將何辭以荅之不得已而刷還則投化之初安接之形必一一陳之若慮事露而不還則恐將因此而權豐矣又此倭受荅書速歸則可矣倘期得請久留不歸則荅辭必難矣刷還何如領議政黃喜議曰初雖納叛今從其請而還之直在我矣贊成申槩參贊崔士康判書河演等議曰初既不却使安業而居今乃刷還儻彼殺戮則非特有乖好生之意且絕後來投化之路宜以中外推刷無迹可推回答何如上從槩等之議○甲午受常參○命議政府曰府與戶曹及承政院所陳魚鹽之議不同未知至當之論大抵立法初雖盡善而終必有弊此法雖善事甚大焉予意以為後必有弊難以久行其與諸曹酌其時宜就衆議之中擇其便於公私者以啓○乙未受常參○丙申御勤政殿受朝○議政府據禮曹呈啓有一倭客用柎木作弓以松木作桶兒以大針為鏃削竹二寸為片箭戲射館人詰問其學處荅云前到富山浦學於其浦軍人以此觀之其漸傳習可慮今後令各浦軍人各人一處毋得習射片箭從之○丁酉議政府啓殺人在逃死囚令刑曹置簿錄名以憑後考若蒙赦宥隨即徵銀給付被殺之家雖不服招

而逃衆證明白則亦並徵銀其夫歐妻至死者蒙赦宥減等則本是同居同財人勿令徵銀從之○戊戌受常參視事經筵輪對○傳旨京畿忠清全羅慶尚道監司道內自設賑濟場就食飢民之數及物故之數其悉以啓且未及賑濟場中路死者幾人已到而死者幾人其病死者以何證乎當時得病者還本者見在者道路流移致死者之數及疫疾有無並須速啓京中賑濟場飢民致死者初意飢困之人過飽所傷近漢城府啓當此日暖時會聚一處疫氣相染多致死亡予命移病者于活人院無病者有本家及族親則分授之無則量分子巫家並皆給料府及五部官巡行考察其餘飢民隨宜散處各場之旁雖有疫疾者不使相染道內若有疫氣則依此例布置○已亥受常參○傳旨各道監司今年民間專仰麥熟故每有自外方而來者必問兩麥何如衆言不同道內各官兩麥大槩十分幾分茂盛幾分枯槁來四月幾時可穫歟訪問啓達其中不實之田速令耘治培養○傳旨咸吉道都節制使中樞院副使崔寶老上言近者野人每因農務方盛備禦踈虞之時潛來渡江侵害邊氓臣願於要害灘中尖削木杙隱植水底使一二候騎伺賊渡江即急追之庶幾可獲非徒危急之時且於平時往來亦且不易

矣上項事意卿與觀察使同議果利於禦賊即令附近守令依此施行
○庚子 上移御于東宮東宮移于書筵廳以內庭修葺也○下前慶
源節制使宋希美護軍李伯慶于義禁府鞠之傳旨曾令沿邊各官每
當秋成督民入保清野以待明有法令而至于九月之晦猶不入保使
賊縱意殺虜全是慢令也賊之將至連有報告及住近境數日猶不督
民入城使陷賊鋒是慢於探候失誤軍機也人物被殺虜者多而乃以
少聞賊徒未滿一千而彌爲三千矇矓啓達此皆罪之大者先是敬差
官趙遂良之還國家知慶源邊將之失罷宋希美而猶以判官李伯慶
出戰有功超授護軍至是失誤之罪益著故有是命○傳旨咸吉道都
節制使慶源之人喧說被虜者或二百或三百或四百其言流聞于京
予乃知之卿灼知此事匿不以聞予知其必不爲也嚴自治曰有一野
人告于會寧曰被虜三百餘人宋希美曰在本邑聞諸數人皆言被虜
三百餘人都節制使亦與臣言之如此崔澄亦如此言之皆無實之言
也李伯慶之言亦與宋希美略同卿既聞之何不究其言之所自乎金
徽與女人被虜而歸卿在慶源親問之其人不言情實卿置之亦何不
細問乎孔城之人被虜而歸卿移文推之不得其實亦何不細推乎堅

壁清野之事今日最急務也。卿或移文或使人於邊將布置詳悉有文可考。予亦知卿之用心也。邊民不從教令潛隱于家而被殺虜者自前世固然。又野人告九月晦日必有賊變者非一人也。尤不可不慮也。卿何可不數數使人出其不意巡於閭里以考其有無乎。如此之事卿不可不知。卿其知之。○辛丑宗貞盛遣人來獻土宜。○兵曹啓元京役人並皆完護。本家獨鷹人未有完恤之典。今後番上之時則所耕徭役外雜役例皆蠲減從之。○傳旨咸吉道都節制使一卿前所上請伐嫌真之書。予乃悉知前此河教復亦啓愁濱江嫌真兀狄哈部落不多且其類尋劣道路平坦不爲則已。若欲致討則殲之不難。予亦以爲四鎮之設專備此賊。今其無故入侵殺虜人民不可不懲。一非獨嫌真爲害。曾聞忽刺温之強勝於嫌真。近來連次送箭於斡朵里等處。且野人等喧說忽刺温將犯我境。不可專備嫌真而忘忽刺温也。一近年天時人事不順。且四鎮新設民心未固。即今興師似乎勢難。若待數年而天時人事俱順則庶可討罪。一往者征婆猪之勢與此不同。自閭延至婆猪其間絕無野人巢穴。故彼專不知而我出其不意有克捷之功。若嫌真之境則自四鎮至愁濱江其間斡朵里兀良哈雜種部落布列而居。我若行師

則彼必預知而竄匿矣無乃無益乎一前此斡朶里兀良哈與嫌真素有
有嫌嫌今聞解怨相和果如所聞則以斡朶里兀良哈為鄉導似亦勢
難一近境住居斡朶里兀良哈等時未安業我雖待之以厚彼不無浮
動之心今若與師經由窟穴則彼必增加擾動不能自安更生一敵矣將
何以處之一聖帝明王待夷狄來則撫之去則不追未有以侵之故輕
舉報復也彼嫌真一犯邊疆我遽興師往討則無乃有乖於大義乎一
邊境之事必聽邊將之議然後可以萬全卿與叔時澄玉好問會一處
熟議然後其部落多少軍馬壯弱居計虛實道路險夷山川迂直程途
遠近及入歸之路幾處部落相距遐邇窟穴廣濶長短隣居野人有無
多少備悉訪問且征討方略深思熟慮不必一時續續啓達務得其要
子亦數年當熟計於心矣軍機當密不可漏洩雖至親子弟毋使知之
十分隱秘一今當防禦最緊之時澄玉好問一處會議勢難則卿與叔
時見澄玉議之又見好問議之亦可○壬寅前敕使南珥家在揚州儲
穀數萬餘石監司奉旨令以千石分貸貧民珥不肯貸避匿於京中
監司劾請治罪下司憲府鞠之○宗茂直遣人來獻土宜○癸卯金海
府使林仁山辭以年老本無武才今帶鎮職不合防禦之任乞令換

差議政府啓不須換差姑於鎮軍官內擇有武略者稱爲都鎮撫今常
鎮熊神都節制使及鎮僉節制使無時考察從之○禮曹據諸道巡審
別監啓本詳定嶽海瀆山川壇廟及神牌制度京畿國行臨津縣德津
中祀壇位版書德津之神右位版藏室則依教壇壇內近北隨地之宜
并神厨庫房齋室造成麻田縣高麗始祖以下四位中祀祠宇太祖神
聖大王南向顯宗元文大王在東文宗大王在西忠敬王在東面帳座
子函濤令其道改造臨江縣五冠山小祀壇位版書五冠山之神積城
縣紺嶽山小祀祠廟位版書紺嶽山之神揚州府楊津小祀壇位版書
楊津之神所在官行祭海豐郡白馬山壇位版書白馬護國之神請削
護國二字臨江縣龍虎山祠廟無位版只有鑄鐵僧像依他排設位版
仁川郡紫燕島水深島龍流島孤島已上同郡地松家島長峯島黔對島已上
江華地召忽島靈興島犢牛島已上南陽地龍媒島地安苟陰島馭鬱島彌正
島麻田島搆桑島大忍島已上諸道不知所在處上項諸島於猿島壇引請致祭
右諸島之在於他官者各送所在官祀典改錄汰其不知所在之島江
華府摩利山壇位版書摩利山山川之神請削山川二字加平縣華岳
山壇在縣內平地引請行祭位版書華嶽護國之神請於山麓設壇且

削護國二字江原道國行襄陽府東海中祀祠廟位版書東海之神原
州雉嶽山小祀祠廟位版書雉嶽之神淮陽府義館嶺小祀祠廟位版
書義館嶺之神德津溟所祠廟位版書德津溟所之神所在官行祭伊
川縣德津溟所壇位版書德津溟所護國之神請削護國二字洪川縣
八峯山祠廟位版書八峯山大王之神請削大王二字且祠廟在山上
極險上下勢難請擇地設壇原州任內酒泉縣砮瑟岬山祠廟在縣內
平地位版書砮瑟岬山之神位請削位字更於山麓擇地設壇成吉道
國行定平府鼻白山中祀祠廟位版書鼻白山之神永興府沸流水小
祀壇位版書沸流水之神所在官行祭永興府永興城隍祠廟位版書
永興城隍之神顯德鎮白頭山壇位版一書白頭山之神一書顯德鎮
之神右白頭山非本國境內顯德鎮在高麗時革罷別無靈驗請並削祀
典未應島未勿串聲島北島鼠島猪島古非島意島小島熊望島松
島骨城已上諸島引祭於主山未應島壇位版十二各書諸島之神請
各書其島之神且一邑內致祭諸島多至十餘不得已致祭諸島外其
餘可革處革除咸興府咸興城隍祠廟位版書咸興城隍護國伯神請
削護國伯三字花島壇位版書花島壓兵之神右島引請行祭未便相

望處擇地移祭宜川郡所衣達城白頭立石遠葱城頭葱城大牙城內

神城昌額城柵村城東伐城泥甌城萬谷成白山平波已上不知並引

祭於所衣達城右所衣達城祭所在龍津縣請令龍津縣行祭其不知

所在諸城革除安邊府并島鶴浦列島翼谷城翼谷狼城已上本薪島

小衣達城草島已上宜熊島鞍島黑島已上永花島蒜島已上咸穿島

地甕遷外猪島卯島已上通道非串菱島連島未然島黑嶽所乙伐

鳥槍城二山城實直板休谷直嶺遷峴泥嶽突島內儲島訥島狗首島

直父島外屹泥坤蒜山狼串荒島見人島史知浦道臨城豆廣荒述甌

尾黃石子海城各山柵城槍城骨木額松山炭項關賊述猪山大沙間

峯伊乙嶽已上諸島壇位版五十九各書安邊府某島之神右諸島引

祭府內未便請於海邊狼城甫近處移壇致祭其在於他道他官及不

知所在處諸島已議於前且五十九島之神一處合祭位版五十九而

奠物只設小社一位甚為未便請每位各設奠物忠清道國行稷山縣

百濟始祖中祀祠廟位版書百濟始祖公州熊津中祀廟位版塗紙書

熊津之神鷄龍山小祀廟位版塗紙書鷄龍山之神丹陽郡竹嶺山小

祀廟位版書竹嶺山之神右祭所依宣德七年受教移竹嶺山甕忠州楊津

溟所小祀廟位版塗紙書楊津溟所之神所在官行祭鎮川縣胎靈山
壇位版書胎靈山之神懷仁縣味谷城廟位版書味谷城之神文義縣
壤城廟位版書文義郡壤城之神請削文義郡三字大興縣大岑島廟
位版書大岑島護國之神請削護國二字德山縣伽椰岬廟位版書伽
椰岬之神右神位版與城隍位版連排縣人聚會遙祀請造壇山麓致
祭舒川郡熊津溟所壇位版書熊津溟所之神全羅道國行南原府智
異山中祀廟位版書智異山之神羅州南海中祀廟位版書南海之神
錦城山小祀廟位版書錦城山之神所在官行祭全州城隍壇位版書
全州城隍之神龍潭縣龍津噴所壇位版書熊津噴所之神潭陽府龍
津濱所壇位版書龍津濱所之神漢字依祀典改以噴字茂珍郡無等
山廟位版書無等山護國伯之神位請削護國伯位四字羅州仰巖龍
津壇位版書仰巖龍津之神右祭所水隔百步水沒則不得致祭請移
排高岸慶尚道國行蔚山郡丐弗山小祀廟位版塗紙書丐弗山之神
所在官行祭固城縣上樸島下樸島褥秩島壇合爲一壇位版一上
樸島護國之神一下樸島護國之神一褥秩島護國之神右祭所非三
島通望處擇近海通望處移排合壇各設三島之神版各設奠物致祭